

重刊宋叅政包孝肅奏議序

予自髫年出閣始學即聞孝肅為
有宋名臣猶未稽厥實焉近於奉
藩之暇披閱群籍偶得奏議二帙
閱讀至再欣然忘倦不少釋焉中
間為請奏劄狀論議駁劾凡一百
七十一篇總名曰奏議皆孝肅天

性所得問學所積論議必根乎理
諫奏必輸乎誠通達而不迂平正
而不恠簡要而不支質實而不謬
言之皆可由行行之必底可績正
言直氣不避小嫌論薦彈劾不私
親讎人主敬信于上臣民畏服于
下嗚呼是豈易能哉蓋由孝肅忠

孝峭直嚴毅廉介立本旣厚凡所
言動一以直道而行行之無所于
窒且長于吏事所至有聲載之傳
記班班可考當時宰相如呂夷簡
聞人也重其聲望異其來謁者至
再至三而孝肅足跡竟未嘗一到
其門御史之薦有由然矣即是而

觀其餘節槩俱可類推焉耳今去
有宋僅六百年即其言論考其行
實尚想見其為人凜然猶有生氣
厥在當時親炙其神色言議者又
不知其爲何如邪論者雖有嬰小
之嫌罅隙之議至若孝肅忠孝大
節廉直雅操又孰行而輕議之邪

嗚呼使今得如孝肅者數十人內
列

廟廊外布監司郡守予知善人多而直
道行大綱舉而萬目張設施措置
正大光明治化德業赫然隆盛當
與唐虞三代並美蓋不止于慶曆
而已矣嗚呼生斯世也爲斯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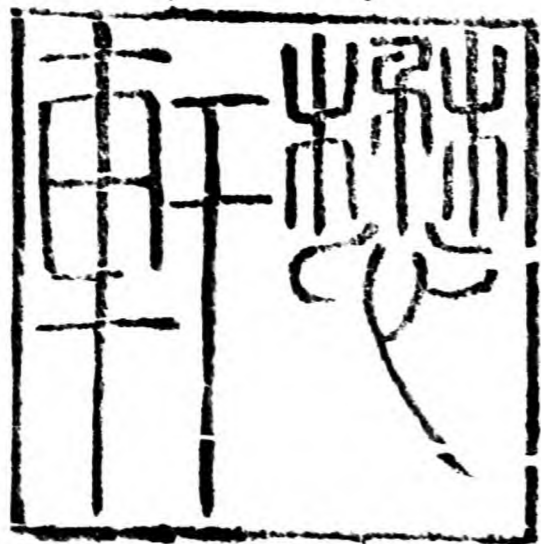
有若人焉予固不得而知也無若
人焉予亦不得而知也但偶展卷
思人固不能不悄然以動懷耳是
因舊本糝糊讀者患焉特為校正
命承奉正王大用重刊以廣其傳
俾孝肅節義經畧垂之永久而不
泯讀之者有所感發亦庶幾乎亮

予之心焉云爾故為序

嘉靖二十二年歲次癸卯春正月

吉日

皇明親藩崇王序



包孝肅公奏議集序

宋包孝肅公奏議集十卷自應詔至
求退凡三十有一類乃公之門生尚
書職方員外郎知廬州軍州事張田
所編次序而藏諸家廟者自公之歿
已四百年今江西布政司叅政方公
正於公為鄉人得其遺藁將鋟梓以
傳屬儼為之序公在當時為人峭直

其忠孝大節議論風采著于廟堂聞
于天下傳之後世載諸史冊者章
矣自宗至今雖庸人孺子皆知其名
稱道之不絕况士君子乎觀其敷奏
詳明諫諍剴切舉刺不避乎權勢犯
顏不畏乎逆鱗明當世之務務引其
君於當道詞氣森嚴辭乎不援百世
之下使人讀之奮迅其精神發揚其

志節炳々烺々先考公後煇乎其不
可揜也雖然嘗聞公論三司使張方
平方平由此罷去而宗祁代之公又
彈奏祁祁亦罷公以代之歐陽公論
公未免蹊田奪牛以重冠納履之嫌然
終謂公少有孝行聞於鄉里晚有直
節著在朝廷則公之節行如喬松古
指挺然霄漢不可摧抑者如此是雖

歐公一時之言實足以際公之平生
矣噫天下後世之人徒知公之名而
未必盡知公之高業公之事業蓋於
此可考見焉又得方公尊崇而表章
之則公之不泯者庶其在此乎儼不
愧鄙薄僭為之序云

正統元年歲次丙辰秋七月甲辰前
史官贊治少尹國子祭酒兼翰林侍

講嘉議大夫

太子賓客致仕豫章胡儼序



包公奏議集

門生朝奉郎尚書職方員外郎
知廬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事
兼濬南西路屯駐駐泊兵馬鈴
鑰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借紫張
田題辭

仁宗皇帝臨御天下四十年不自
言其聖神明智之資善容正人

延讜議使其謀行忠入有補於
國卒大任以股肱者惟孝肅包
公止爾或曰先朝任諫官御史
多矣不四三年歿至侍從近列
然類弗遂大用又多不得善名
以去獨孝肅之進終無他吝而
天下不得異議者何哉曰包公
一舉甲科拜以官令大邑

當是時同中第者雖下流庸人
猶數日月以望貴仕公拂衣去
養十年亡官意其心亡他止知
孝於親而為得也已而還朝天
子器其才高行潔處之當路公
上禪帝闕下瘵民病中塞國靈
一本於大中至正之道極乎是
必乎聽而後已其心亦無他止

知忠于君而爲得也他人或才
不勝任望不厭人方且死黨背
公挾憾復怨如鷲得搏石虺肆
毒顛墜於憔悴泯滅之地以甘
其心此衆所以多不得善名以
去公進無他吝而天下不得異
議也初公之歸養也三畢親喪
方復仕嘗有詩云秀榦終成棟

精鋼不作鈞卒踐其言而得大
位美矣雖然愚謂非會仁宗皇
帝至明上聖有不可感之聰公
欲必行其道于時難矣乎孔子
有言邦有道危言危行坤之六
二亦曰直方大不習元不利此
公所以逢辰也公薨後三年田
守廬州盡得公生平諫草於其

包公小影



嗣子大祝君因取其大者列三十門凡一百七十一篇爲十卷恭題曰孝肅包公奏議集遂納諸家廟庶與其後嗣亡窮也公之事業始卒官闕遷拜有國史與天下公論在此不敢輒書云

鄉先哲宗之孝肅公平生志業著於奏議以人
求曰為之編以居十卷置諸家廟嘗刊行矣歷及既遠存罷
兵燹故刻不存而公之嘉言謹論流傳餘韻焉可取明
三子以家藏而歸訪公以刻乃得是編蓋為教及後梓
以傳讀之者則公之平生事業可一覽而知其繁矣
噫正紳之徒雖不敢論必尚安於誦其詞讀其
書而不知其人矣乎是編之傳蓋亦高山仰止之思云
正統元年八月朔日江西布政司右參政分肥方正識

孝肅包公傳

出曾南豐隆平集

包拯字希仁廬州人天聖五年登進士第累擢天章
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嘉祐六年遷給事
中正三司使數日拜樞密使遷侍郎辭不受七年薨
于位年六十四贈禮部尚書謚孝肅子誕初拯以大
理評事知建昌縣辭以親年高改和州筦庫而親不
欲去鄉里遂解官就養及親亡廬墓側終喪不忍仕
久之知揚州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者拯曰第殺而
鬻之俄有告私屠牛者拯曰已割其舌矣非私殺也
盜色變遂引伏嘗使北虜虜之典客曰雄州開便門

欲誘納叛人刺候疆事邪拯曰誠欲刺之自有正門何必便門也此豈嘗問涿州開門邪虜有沮色為御史言諸道轉運加按察使之名以苛察相尚奏劾官吏更倍於前皆拮據細故使吏不自安詔為罷之除陝西轉運使既行數日有他路監司對而求章服者上不悅因傳宣中書曰包拯使陝西未嘗自言也可齋三品服賜之及知諫院數論斥大臣請罷一切內降又錄唐魏鄭公三疏請置座右及別條七事言明慎聽納辨別朋黨愛惜人才不立先入之說蕩去疑法條具臣下牽錄做過其論甚善在陝西奏罷斜谷

造船材木十萬及罷七州河橋索數十萬奉使河北言牧馬占邢洛趙三州沃壤萬五千頃悉請以予民從之知魏州除放一路所負回易公使錢十餘萬仍奏請川母得回易公使錢遂為著令開封舊制訟牒公卿請司牧之於門外拯知府開門使徑至庭下辨曲直京西大水拯以勢家多置園第惠民河上為久壅塞遂盡毀去宦者偽增地契步數悉奏勅之權貴為之斂迹權中執法請立皇嗣陳教養宗室之法責諸路監司聽御史府自舉屬官諫官御史不避一府薦舉兩制得至執政私第減一歲休假日皆施

行及文罷張方平三司使而除宋祁拯又屢請祁在蜀晏飲過度遂除拯三司使翰林學士歐陽脩疏拯所謂在田之牛罰已重矣又貪其富不亦甚乎拯居家避命者久之在三司和市上供物以章科率之擾其為人不苟合未嘗偽辭色以悅人平居無私書故人親黨亦皆絕之人多憚其方嚴雖里巷婦人婢子莫不知名仕至通顯奉已儉約如布衣時少為劉筠所知筠無子為奏其族子為後而請還其所沒田廬

國史本傳

包拯字希仁廬州合肥人天聖五年進士及第授大理評事知建昌縣父母春秋高辭不赴得監和州稅和與廬雖鄰郡而其親不欲去鄉里遂解官歸養後數年親繼亡墓下終喪猶不思去里人數勸勉之出知揚州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者拯使歸屠其牛鬻之既而有告私殺牛者拯曰何為割某家牛舌而又告之盜者驚伏徒知端州權御史中丞王拱辰薦為監察御史裏行未幾改監察御史建言 國家取士用人不得實歲賂戎狄非禦戎之策又欲重門下封駁之制及廢銅贓吏重選守宰行考試補蔭子弟之

法初諸道轉運加按察使以苛察相尚又疏言今日
奏劾官吏文按數倍於前皆摺撫細故吏有不自安
者於是為罷按察使使契丹至神水館前使者過數
遇凶恠如有物擊之仆地拯徑入居之戒從者雖有
恠毋得言至且亦無所恐及還虜人令典客謂曰惟
州新開便門乃欲誘結叛人以刺候疆事乎拯毅然
曰欲知此事自有正門何必便門也此豈嘗問涿州
開門邪虜折不復言為三司戶部判官賜五品服出
為京東轉運使改工部員外郎去集賢院徙陝西
詔入見既行數日會他路監司右對自求改章服者

上不悅因傳宣曰包拯任陝西未嘗自言也可齋賜
之次華陰換三品服又徙河北轉運使入為三司戶
部副使奏罷秦隴所科斜谷務造船材木近塞邊郡
和警詔令近臣條對禦邊之策拯對西北形勢山
川扼塞及所以先事選練稍儲之術甚備遂命往河
北調度軍食言牧馬占邢洛趙三州民田萬五千頃
漳河沃壤民不得耕請悉以賦民從之又往州州經
度鹽法請一切通商為便皇祐二年擢天章閣待制
知諫院數論斥大臣請罷一切內降奉詔除天下通
欠一千二百餘萬唐魏鄭公三疏上之註明置

天子座右及別條七事大指明慎聽納辨別明黨愛
惜人材不主先入之說蕩去疑法條責臣下事錄微
過其論甚美四年除龍圖閣直學士復為河北轉運
使前此嘗建議當無事時徙兵內地不報至是復請
罷河北屯駐兵而分之河南充鄆齊濮曹濟諸郡遇
警即發之宜無後期不及之患徙知瀛州悉除一路
吏民所負回易公使錢十餘萬仍奏諸州如瀛州悉
禁公使錢毋得回易以喪子乞便郡得知揚州徙廬
州遷刑部郎中至和二年坐失保任左授兵部員外
郎知池州明年復其官如故徙知江寧府召權知開

封府除右司郎中拯立朝剛嚴聞者皆憚之至於閭
里童稚婦女亦知其名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舊制凡
訟訴不得入門拯使徑造庭下自道曲直吏民不敢
欺之乃言勢家多置園第於惠民河上歲久
浸壞去中貴人有侵跨河壩為亭榭者自言
地契若此驗之乃偽增步數劾奏之嘉祐三年除右
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數請立皇嗣及陳教養宗室
之法又條責諸路監司御史府得自舉屬官諫官御
史不避二府薦舉者兩制得至執政秘第減一歲休
息日皆施行之張方平為三司使極力罷而除宗祁

代之後又疏祁前在蜀燕飲過度累擊之不已祁既
罷而極後為三司副使翰林學士歐陽脩復疏拯所
謂亭午蹊田而奪之牛不已甚乎拯曰家居避命者
久之乃出其在三司九諸筦庫供上物舊皆科率外
郡積以困民拯持為置場和市民得免其擾吏負錢
帛多縲繫間輒逃去并械其妻子者類皆釋之六年
遷給事中為三司使數日拜樞密副使遷禮部侍郎
辭不受一日暴得疾歸遂卒年六十四 上幸其第
臨奠輟視朝一日贈禮部尚書謚孝肅拯性不苟合
未嘗偽色辭以悅人平生無私書至於干請無故人

為黨一皆絕之居家儉約衣服器用飲食雖貴如初
宦時少為劉筠所知嘗為奏其旌子為筠後又請還
筠家向所沒田廬有議十五卷子誕

孝肅包公祠堂記

廬江古也歷世千年其賢士大夫名于史者曰天
周珣一人而已 宋有天下復逾百歲其名于時者
若皇甫君選之學識不及於顯馬忠肅公亮之材術
不盡其用其全者包孝肅公拯一人而已公行也備
才也果言也誠志也忠自初仕逮于考終命其節未
嘗少衰變音之君臣際過道合計從者有之或不能

知人或取所改為或蔽於旁近或未識統紀讒入則見遠拂欲則生忿觀公平居進益廷爭之語人能道之任剛肆直雖鼎鑊在前植若自守聞者為其悚然而仁廟樂聞直諫容納是止無一毫芥蔓始卒聽用者自堯舜文武而下仁廟一人而已公之行事請視國錄公之文章請視家集與不復書公昔為鄉郡有佛寺曰興化寺僧仁岳嘗被公過今以其居之西偏屋闢而為祠立公之像白于州州詢諸士士曰然詢諸民民曰宜乞辭于守守固曰無愧其舊政遺惠不待稱而可知故畧噫禮所宜化公孰易焉治平

三年八月望翰林侍讀學士左諫議大夫守合肥郡事滁州全樹張環記

慶元重修孝肅包公墓記

至為淮西後事之三月始得再拜謁孝肅包公墓下嗚呼慶曆嘉祐之間何其盛也

仁宗皇帝以大地高厚之德平治天下而又延登耆雅容納忠讜維時孝肅公危言直論排斥權倖切劘治道而扶植國本者睹奏疏可攷焉至其臨政明不可欺剛不可撓公不可干以私今百餘年所在士民聞其風采猶知起敬起畏合肥公之鄉里也中更兵

火子孫流離故宅廢為民居獨廟祀存焉今去城十
五里所謂東柯原者公之墓也去皇考侍郎公墓七
里每春秋州之教授縣令帥諸生往修歲祀然而丘封
荒頓寧未翦拔擔夫牧豎往來莫禁甚者至踐其墓
田欲奪而有之嗚呼以忠賢端士而報施乃爾豈天
道邪或兵革之後未能遽復邪抑風化不明而冒利
者不知敬邪教授丁君端祖縣令潘君友文相與鳩
工斂材次第以治會部使者王公補之來攝帥事即
以聞之公為之惻然不踰日斥公帑助其役費繕以
周墻方一百五十五步舊荆棘蓬植藪六松檜桑饗有

堂墓道有門碣墓記藏雖不復存立表樹阡往來其
下者皆知為孝肅公之墓瞿然加敬風動一鄉而又
正其墓祭直其田之訟歸之包氏使歲時奉烝嘗所
以揭虔受靈者厚矣嗚呼仁人君子固有不幸而不
能保其後者世人不察議以天道報施之不常以起
為善者之懼而不知君子之澤雖曰五世而斬至於
流風餘韻聞者為之興起孰使之然哉扶持風化調
護其子孫此正吾人責也可捨此而謂天道是邪非
邪公之元孫邦直朝廷蓋嘗命之官今雖者不能
仕而州縣之間經紀其存沒者可獨為包氏計都風

化所係多矣至以連帥之命告成於公墓而且屬筆以紀其事公之勛德載在國史此不復論姑叙其本末以為後來勸云慶元五年十月朔日寄理修職郎充淮南西路安撫司幹辦公事嘉興林至謹記番陽余襄書并贊蓋

孝肅包公遺事

包希仁嘉祐七年五月辛未以樞密副使薨死車駕臨幸其第公廬州人進士及第以親老侍養不仕宦且十年人稱其孝仁歷監察御史為天章閣待制知諫院遷龍圖閣直學士知瀛州又遷樞密直學士知開

封府為人剛嚴不可干以私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吏民畏服遠近稱之歷御史中丞三司使樞密副使薨為長吏僚佐有所關白喜面折辱人然其所言若中於理亦幡然後之剛而不慢此人所難也王禹玉曰包希仁知廬州廬州即鄉里也親舊多乘勢擾官府有從舅犯法希仁撻之自是親舊皆屏息

右見皇朝類苑官政治績篇

西元俞龍珂既歸朝吏閣門引見謂押伴使曰平生聞包中丞拯朝廷忠臣某既歸漢乞賜姓包神宗

遂如其請名順其後熙河極罄忠力

右見王鞏定國甲申雜記第二十一事

後世子孫任官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歿之後不得葬於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仰珙刊石豎于堂屋東壁以詔後世

右孝肅包公家訓 有石刻

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秀幹終成棟精鋼不作鈎
倉充鼠雀喜草盡狐兔愁史冊有遺訓魚貽來者羞

右孝肅包公詩

龍圖包公生平若何肺肝冰雪胸次山河報國盡忠

臨政無阿杲杲清名萬古不磨

右孝肅包公遺像讚

知端州州歲貢碑前守綠貢率數十倍以遺推貴人
公命則有統之真數歲滿不持一硯歸為中丞奏曰
身位位日又天下以為憂群臣數有言者卒未聞
有所處置未審 聖意持久不決何也夫萬物皆有
根本而太子者天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
仁宗曰卿欲誰立公曰臣非才備位所以乞豫建太
子者為 宗廟萬世計耳 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
臣也臣行年六十且無子非邊後福者惟 陛下裁

察 仁宗喜曰徐當議之

右見名臣言行錄

公在言路極言時事復為京尹令行禁止至今天下皆呼包待制又曰包家市井小民及田野之人凡徇私者皆指笑之曰你一箇包家見貪汚者曰你一箇司馬家天下稱司馬公曰司馬家

右見呂氏家塾記

滎陽公呂原明嘗言世人有言無好人三字者可謂自賊者也包孝直曰公尹京時兵有言汝白金百兩寄我者死矣子其子不肯受願召其子予之尹

召其子辭曰亡父未嘗以白金委人也兩人相讓久之公因觀此事而言無好人者亦可以少愧矣人皆可以為堯舜蓋觀於此而知之

右見呂氏童蒙訓

公尹京號為明察有編民犯法當杖者吏受賕與之約曰今見尹必付我責狀汝第呼號自辨我與汝分此罪汝決杖我亦決杖既而包引囚問畢果付吏責狀囚如吏言分辯不已吏人聲訶之曰但受脊杖出去何用多言包謂其市權粹吏於庭杖之十七特寬囚罪止後杖坐以沮吏勢不知乃為所賣卒如素約

小人為奸固難防也孝肅天性峭嚴未嘗有笑容人謂包希仁笑比黃河清

右見筆談

孝肅包公名塞宇宙小夫賤隸類能談之第其平昔嘉謨謹論關國家大體者雖摺紳間或未盡聞廬江帥毗陵胡公考國侔建安章公籍一日相與言曰此邦素多奇士如包公實間出也惜其後無顯人弗克謂之發揚因搜訪遺藁欲傳之為不朽計有盛助

百里手抄以歸前所謂嘉謨謹論參然在目矣侔倅得之喜曰茲可以廣吾志也西俾祇若是正訛鑿鏤板郡學且命錄公傳及祠記逸事附於末其好時樂善之誠蓋如此不可以不識紹興二十七年九月望日左修職郎充廬州州學教授括蒼吳祇若書石孝肅包公奏議十卷紹興間胡帥治廬以公本廬人立墓祠堂在焉命置板郡學艱難悉為煨燼獨歲時蒸嘗之奉得不廢祀典淳熙元年春郡既肇新學宮別作公像迎致于東序懼其書之弗傳將敬慕有時而忘乃訪舊本於學正湯氏家教授雪川吳公芸又

從幕屬假番陽辛氏所藏補亡書七篇是正訛謬及遺脫計二百八十六字遂為繕本鈔版以附新學或公之道未墜於地讀者必慕其為人且以遺君子之鄉知名節取重於世尚友先烈庶幾乎遺風之不泯是礪老區區建學刊書之意也夏五月書成合肥假守東平趙礪老敬書其後

學爾包公奏議集目錄

卷第一

應詔一篇

仁宗皇帝開天章閣親製策問

致君九篇

請建太子

進魏鄭公三疏

七事

論委任大臣

論大臣形迹事

謹天戒

論赦息不及下

上殿劄子

論冗官財用等

卷第二

任相一篇

晏殊罷相後上

言災異三篇

論日食

論地震

論星變

明體一篇

論臺官言事

明禮二篇

論百官致仕

請兩制官祀九宮貴神

戒漸一篇

論內臣事

慎命今一篇

論詔令數改易

論功一篇

請謚王明

論賞一篇

論李用和捉獲張海乞依賞格酌獎

慎差除一篇

請復封駁

選舉四篇

論取士

請先用舉到官

請依舊封彌謄錄考試與人

卷第三

擇官二十四篇

請依舊考試奏陰子弟

請選諫議大夫

請復御史裏行

請選用提轉長吏等

請令審官院以黜陟狀定差違先後

請選河北知州

請選廣南知州

請選利州路轉運使

再請選轉運提刑

請置發運判官

請召還孫甫張瓌

請復韓贄等三堂官

論河北帥臣二章

請除范祥陝西轉運副使

再舉范祥

請錄用楊紘等

請選人知虔州

請選差河北令錄

請廣南添差職官二章

乞不用賊吏

乞不遣楊景宗知磁州

請選內外計臣二章

省官二篇

請罷巡驛內官

乞罷河北提舉修造軍器使臣

卷第四

去刺薄一篇

請不用苛虐之人充監司

抑僥倖七篇

請絕內降

論明堂覃恩

請令江淮發運滿任

論先舉三路知縣不得令監當

論縣令輕授

奏許懷德上殿陳乞

應修造使臣乞依宣命不得乞轉官

慎刑一篇

請令提刑親案罪人

正刑八篇

乞斷音貴

請重坐舉邊吏者

論疎決

論內降

請重斷張可久

乞斷向綬

請法外斷魏燕

請賊吏該息不得叙用

卷第五

明禁六篇

請差京東安撫

請速除京東盜賊

請斷銷金等事

請開封府司錄左右軍巡官屬不得請謁并

追贓事

請止絕三番取索

請罷天下回易等

去妖妄二篇

論妖人冷清寺事二章

請安置應皮道素

卷第六

按劾二十五篇

彈宋庠

再彈張堯佐三章并中書劄子二道附

論李昭亮一章

論下度孫甫事乞辨明

彈郭承祐二章

彈李滌一章

彈張若谷

彈王逵七章

請勘閻士良

請罷知雄州劉蕙濟

論李綬冒國親事

請追任弁官

論閻士良轉官

請罷王渙權貨務

辨理一篇

請留吳奎依舊供職

卷第七

民事二篇

論歷代并本朝戶口

直勾衙前請限二年一替

寬恤二十五篇

請差災傷路分安撫

再請差京東安撫

請罷天下科率

請免江淮兩浙折變四章

請免陳州添折見錢

請救濟江淮飢民

請支義倉米賑給百姓

論江西和買絹

論放欠

請權罷陝西州軍科率

請將邪洛州牧馬地給與人戶依舊耕佃一章

請放高陽一路欠負

請免沁邊人戶折變

請接送北使三番

請修商湖口

請出內庫錢帛往逐路糴糧草

領陝西漕日上殿

乞開落登州冶戶姓名

請罷同州韓城縣鐵冶務人戶

論瀋州公用

請罷里正只差衙前

卷第八

戒興作一篇

請不修上清宮

興利一篇

請修蔡河堰并斗門

言財利四篇

論茶法二章

言陝西鹽法二章

議兵七篇

請留禁軍一差出招置土兵

請郡移河北兵馬事二章

論宣毅軍

請移冀州就糧兵士歸本州

請移冀博深三州兵馬

請移配河北作過兵士往向燕州軍

卷第九

議邊 十五篇

進張田邊說狀

賜張田劄書附

論邊將二章

請選雄州官吏

論契丹事宜 三章

論吳賊事宜

論揚守素

論保州事

乞河北添糴糧草

再請移郡河北兵馬及罷公用田易
請擇探候人

論變事 二章

卷第十

糧道 五篇

奉詔河北計置斛斗日上殿

請撥支汴河糧綱往河北

請於懷衛修御河船運

請河北及時計置斛斗

請添河北入中糧草

求退 七篇

求外任

孝肅包公奏議集目錄終

孝肅包公奏議集卷第一

應詔

仁宗皇帝開天章閣親製策問

朕自纂紹慮其登臨御寓每夕惕以忘勞慮視聽而
有怠爰自近歲以來河朔之間民物散亡水災流注
甚可哀憐雖已降詔指揮應災傷去處並令賑濟及暴
寒飢餓之人各令賑管外其所慮今契丹雖稱幣况
未若非慕化之心慮有可虞之意復聞聚軍朔
邊謂汝陰先夙夜經心深可預防然事即未萌誠在
安中謂之論或將來比使詰闕妄稱西去之名兵燹益甚

端別有邀求之事詭譎多塗作何回答或以今求計
謀西行儻有南顧之虞西北山川地形甚處可為據
扼今以家國方面之材且無自薦輔翼之能定能衆
推儻事有枝梧帥領何人泊數路偏將何人可補欲
以威禦緩寧何人堪為鎮靜其朔方自水災衝破戶
口流移而軫救之外軍儲闕乏財賦屢空以何法得
豐儻或急速之間以何為備其向去雖是豈饒將今
所用財貨如何更能省費致物力以漸從容及慮諸
路冗兵尚衆作何策精選勇杖復又戰馬關絕如何
敷足故事雖未兆有備無虞此係安危更可詢求有

位體朕焦勞得不周悉卿等宜在公忠理當盡瘁

對策

臣某昧死再拜言伏惟 陛下有神聖文武之資紹
祖宗大業以馭重柄三十年于茲矣睿謀神斷豐功
偉績歷選明辟未之前聞猶于聽政之餘躬御使坐
筆成 聖策延問近臣思究當世之切務茲見 陛
下降意求治之至也臣聞酌言以擇善莫若盡天下
之議然萬乘之貴不可使人人畢陳於前故用天下
豪材傑賢衆寡近位就使其中二三數人能悉意抗論
於亦海之前則天下得失之理如指諸掌矣况今廣

延群論預謀安危將相適臣博被清問獨臣昏庸無
狀將何以奉承詔旨上副周爰謹竭素有一二條陳
以聞願 陛下以至明擇至愚則臣不勝大幸竊以
契丹自 先朝請盟之後邊鄙無事四十餘年向以
昊賊逆命因敢上書悖慢併以和親割地為請 朝
廷寬大未即誅絕報遣使人增以金幣又數年矣然
夷狄之性不愧貪不感義不讓勝不恥敗况內審吾
計有不欲加兵之意乎故自去冬以來移帳雲州以
西討為名駐兵未去今天無故遣使來此不有邀求
則別生詭計但慮以不可從之事為言小不知聖意

以為詞解仇協勢啟其釁端何況星文示戒水災未
弭天意人事未甚和順惟 陛下熟慮而審處之萬
一無他亦不可忽焉况今三路素為控扼之所中則
梁門遂城南入鎮定西則鴈門向注南入并代東則
松亭石關南入滄州然松亭以南數百里水澤艱險
自北界而出者則塘水足以限其來路惟鴈門向注
昔長城而南地里稍廣漢與胡人古今所共出入之
路也自失山後五鎮此路尤為要害 先朝以驍將
楊業守代州創築城壘于今賴之緣代州去雲州數
程地又平坦或有侵軼此最可虞孫武曰無恃其不

來恃吾有以待之也無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也
固不可信其虛聲弛其實備矣臣聞將者人之司命
而邦國安危所繫繫之不可不審且天下不患乏人
患在不用用人之道不必分文武之異限高卑之差
在其人如何耳若得不次進用則必有成效荀子曰
人賢不待次而舉大惡不待次而誅謂進退賢不肖
豈須歲月哉今河北沿邊卒驕將惰糧匱器朽主兵
者非綺紈少年即罷職老校隱蔽欺誕趣過目前持
張皇引惹之說訓練有名無實聞者可為寒心謂宜
委中外大臣精選其有實材者擢而任之其庸懦者

黜而去之若不速為之具緩急旋圖之則無所及矣
且河北者 國家根本之地存亡繫焉近年黃河決
溢水災尤甚餓殍過半公私窘迫雖累下 聖詔矜
卹賑救使命相望而農畝荒廢流亡未復倉廩虛竭
不支數月此乃前日主中外計者之過也臣頃歲嘗
奉使送伴及出疆回日凡三上言乞支撥錢帛往河
北當五穀賤時廣謀計置以備凶荒終以位疏言賤
不期施行方今粒食翔貴之時有司雖竭力營辦而
財用不足何以取濟若更回循不切措置恐非社稷
之福惟 陛下特出宸斷銳意而遂行之免成後患

臣嘗讀漢書宣帝時以西羌未平京兆尹張敞建議願令有辜非盜受財殺人者皆得以差入穀贖罪欲乞下有司意其辜犯可以贖者條具事件差入穀多少俾河北州軍得以贖辜此亦權宜濟用之一端爾兼三路官負甚衆伏見

真宗皇帝朝以河北荒歉減省京朝官使臣幕職等七十五員其逐路部署押陣使軍職自觀察而下悉罷赴闕此先朝令典願陛下遵而行之臣又聞河北屯兵無慮三十餘萬然備邊防嚴武事不可闕也而老弱者衆緩急又不可用當此艱食之際供費

寔廣萬一糧儲不繼勢必生變望令本路轉運安撫司揀退老病冗弱以寬物力且老弱去則精銳者勇物力寬則贍養者足其近裏兵伍即令漸次抽那於有糧儲州軍就食不然則物力俱竭為患不細臣又見頃歲於鄆同州置二馬監各侵占民田數千頃乃於河北監內分馬往逐處牧養未逾一月死者十有七八迄今為二州之害議者謂不若依舊盡歸河北諸監以其地給民則馬無所損民得其利矣緣馬監直屬群牧司逐州官吏不得統轄利害無由而知今若委轉運使兼領則巡按察視可以革去積弊歲繼

月及必致增羨又何患戰馬不足哉臣前所條陳皆
國家之常務而言事者多及之臣謂今之切務者
在擇政府大臣敢當天下之責獨立不懼而以安危
為已任者委以經制四方庶幾可弭向者之患而紓
陛下之憂矣臣愚以為言之者不難事行則為福古
人有云言之必可行也又曰非知之難行之惟艱願
陛下參舉衆善事符機會者思而行之則千慮一得
庶少補於 睿聽辭淺氣索惟 陛下財幸

致君

請建太子

臣伏讀前史見聖王之御天下也初纂大業即建儲
貳蓋所以安億兆危疑之心絕中外覬覦之望乃有
國之常典而歷代所遵守者也伏自 陛下紹隆丕
構已逾三紀仁孝恭儉之德格于上下孜孜求治未
嘗一日少怠茲固群臣仰望清光之不暇但以東宮
虛位日久天下之心憂危至切雖前後臣僚論列者
多矣卒不聞有所處置未審 聖意持久不決者何
也夫萬物皆有根本而太子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
立禍孰大焉今既皇嗣未降亦當采詩人盤維之義
固天下根本之地不可忽也臣願 陛下特宥宸斷

密與執政大臣協議精擇宗室中親而有德望衆所
推重者優以封爵置在左右日加訓勗仍與增補僚
屬選用厚重方正之士令就禁邸諭以善道益其聞
見如此則不惟表異親賢抑亦鞏固王室可以袪奸
雄觀望之意也竊皇嗣詔育則以優禮而進退之此
亦古今之通義 陛下何憚而不為哉伏况 藝祖
以艱難得天下以聖繼聖傳於 陛下垂及百年
陛下豈可不念祖宗之業當傳之無窮若乃徇目前
之道忽經久之策必終禍於將來恐非社稷之福也
陛下得不留神而熟慮乎臣以踈外之迹累當言責
否斷而行之則天下幸甚

進魏鄭公三疏劄子

臣聞唐太宗大明好諫之主也魏元成忠直無隱之
臣也故有臣道合千載一時事無不言言無不納太
宗嘗曰朕即位之初或言人主必須威權獨
斷不得委任群下或欲耀兵振武懾服四夷惟有元
成勸朕偃革興文布德施惠中國既安遠人自服朕
殺其語天下大寧絕域君長皆來朝貢此皆元成之

力也是致正觀之風與三代比盛垂三百年抑有繇
矣所上諫疏具在史冊臣竊謂元成雖言於當日亦
可行於方今謹條其三疏備錄于左皆詞理切直可
為龜鑑伏望 陛下萬機之暇特賜觀覽傳說曰知
之非難行之惟艱惟 陛下少智 聖意天下幸甚
七事

臣非材備位諫職思所以為補報者惟言責而已然
言不激切則不足開宸慮而補聖政謹條上七事皆
當今之要務訶理鄙直惟 陛下留神省察
一事臣伏以 陛下天縱寬仁海納謀議是者取而

施用非者存而掩覆群 一見聖度開博不以是非皆
能容受故奸邪敢肆矯 文持難明不然之事巧飾厚
誣使人無由自辨而默 以排斥之禍致 陛下明有
所蔽疑貳忠良率以此 也夫忠良見疑則忠義之臣
欲竭節盡忠補報 陛 下者皆懼讒畏禍不敢撻然
當 國家之事矣由是 陰奸得計滋長蔽病不惟有
虧聖德致害時政一旦 緩急之才賢以使 陛下持
大任將誰付之臣願 陛下聽納群下謀議之際留
神深察如有持難明不 然之事巧飾厚誣於人者請
付有司責其明辨使真 偽不雜是非較然則忠邪自

分天下庶幾於理矣

二事臣伏聞近歲以來多有指名臣下為朋黨者其間奮不顧身孜孜於國其善嫉惡激濁揚清之人尤被奸巧誣罔例見排斥故進一賢士必曰朋黨相助退一庸才亦曰朋黨相嫉遂使三人結舌忠直息心不敢公言是非明示勸誡此最為國之大患也夫聖明在上未嘗聞有朋黨朋黨之來大抵起於衰闇故漢之黨錮始安帝而極於桓靈唐之朋黨由穆宗而甚於文武是皆衰闇之際以陛下用心圖治功同堯舜記可如漢唐衰闇之際而致有朋黨乎斯乃臣

下務相傾軋自快其志加諸其人不顧破壞陛下事業者也在昔劉向進諫於漢元帝曰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皋陶傅相汲引不為此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又曰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臣謂劉向之言垂千餘年談者以為至當臣誠學向者也不忍以熙洽之朝有朋黨之說辭損至德蔽塞大明臣實痛傷不能已也臣願陛下端慮以臨下推誠以格物循名以核其實回迹以照其心使忠者邪者情偽畢見勿以朋黨為意則君子小人區以別矣

三事臣伏聞頃歲大臣顯政頗惡才能之士有所開
建則譏其近名或云沽激欲求進達遂使才能之士
莫敢自効縱能不顧忌諱指陳事理固亦困於沮撓
無得而施用矣且名者聖賢之所貴也孔子曰君子
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烈士徇名人不顧名何
以趨善聖人所以貴也夫群下雖衆然士有志於
國家之急者甚少其能處心積慮圖報於上又困於
近名之說是則志士仁人終無以獎進矣豈陛下
之心哉此誠頃歲大臣之罪也臣願陛下但顧其
所否臧而亟行之勿以近名沽激求進為念則人得

以盡其心矣

四事臣聞議者云陛下頗主先入之說臣以陛下
下通照於事務得情偽理必無之萬一或有臣止可
過慮而議不可聞之而不言也臣謂帝王行事但顧
理道之如何爾固不計於先入後陳也必若主先入
者以為是邪則姦罔之人逞其敏捷或巧中人或陰
圖事惟恐居其後矣得不惑亂於耳目哉臣願陛下
下采納群議之際但顧其事之是非裁之以當則先
入之患息矣

五事臣伏見近日以來科禁多有疑下之意如舉御

史須薦二員上自黜之仍有在京與外位之拘及見
任二府曾舉奏之人亦不詳論至與中書樞密院止
許旬假見客及不許百官巡一聽臺諫官不得私謁并
與刑法官接見雪罪叙勞之人等事皆非帝王推誠
盡下之天政也以 陛下至德難名待物無間方將
擬跡堯舜固非漢武雄猜多忌之比也斯蓋不識大
體之臣過防謬論上誤 陛下臣恐書之史冊取譏
萬古願

陛下速改半近制推大信於群下以景祐初年之政為
法則盡善矣

臣見近歲已來災異備至天象謫見地理傾
震蟲孽為孽水旱作沴連綿三數年未已而河北最
甚其次利州京東西兩浙河東路循環皆被大患矣
以 陛下焦勞求理恐一物失其所持此夤畏寧不
感召和氣格上天之福祿乎然而致如此者蓋大臣
不能同負協恭知無下為切救時弊而 陛下志慮
亦或有疑沮未能委任忠賢以成垂拱之美也方今
諸路饑饉萬姓流離府庫空虛財力匱乏官有數倍
之濫庸無二年之蓄兵卒驕惰夷狄盛強即不幸繼
以凶年加之小寇則何人可以倚仗而枝梧哉臣所

以夙夜怵惕思進苦言冀開悟 陛下而不能已已也臣願 陛下切留宸慮密以事詔今之執政誰能盡心救救天下之弊最當天下之責者果得其人願陛下亡張而委任之真陰拱循默持樞取容妬嫉賢能以一己為計者宜速罷免毋俾久塞要路則化危為安變艱於易如反掌矣 陛下固不可失此時而不為儻失此時而不為禍變一發則雖欲為而不可為矣惟 陛下深存念之

七事臣伏見近歲以來多有竄逐之臣或以無辜或因小過或為陰邪排陷或由權要憎嫉吹毛求其疵

點洗垢出其癥疽罪言寔繁刑網大密甚傷清議大
禁通情昔匹婦含怨三年元陽匹夫懷憤六月飛霜
近歲竄逐之人詎止匹夫匹婦之倫也得不通和氣
召災疹乎 陛下固宜矜體而深惟之傳曰使功不
如使過蓋負責之人自念廢絕不能振起一旦為明
主棄瑕錄用則其自奮圖報倍焉常人願 陛下詔
近歲竄逐之臣有才行効實而本無過累泊坐累獲
罪之輕者或加牽復或加寵擢如此則聖造洪覆同
天之仁使排陷憎嫉之風不敢復為矣
論委任大臣

臣嘗讀漢書谷永傳曰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誠哉是言也夫王者端居巖廊之上垂拱而仰成者以能知人能官人使之然爾或異於是則雖堯舜之焦勞癯瘠亦不能成無為之化也伏惟陛下以明睿之姿勵精求治之切中外臣僚才與不才固無有能逃聖鑒者矣且丞弼之重最為今之極選而治亂繫焉若乃挺然盡心敢任天下之責者即當委而付之設或拱默取容以徇一身之利者亦當罷而去之惟在陛下神機洞照甄別而信任之爾若任而不擇擇而不精非止不能為治抑所以為害矣夫近臣中素有

公望實才衆所謂賢者陛下既得而知之亦宜亟擢而用之若知而不能用用而不能盡其才何以致理哉不可以邊陲不聳恬然便謂無事况諸路飢饉相繼財用不足府庫虛竭士卒驕惰振舉紀律杜絕萌漸正是可為之時固宜參用賢者助成治體此尤不可緩也大抵今之居位者被奸佞則蔽善而背公溺愛憎則賣直而嫁禍論議然但以勢利相軋苟得無耻豈有接賢進能之意乎儻令如是輩比肩並進而望風俗日益美教化日益成其可得哉論者皆曰今若以廉直退讓有才之士擇焉而用豈請左右則

向日之失立可矯正而邪諂苟且忌刺姦險之徒當不令而去矣。陛下何憚而不為哉。臣以孤賤之徒叨居言責之任。圖所以為報者。惟思傾竭愚慮。庶可上裨聖政。萬分之一願。陛下少留神明。則天下蒙幸。

論大臣形迹事

臣伏見朝廷累年以來。凡進用庶官。裁處大事。必避形迹。以為公道。上下相蔽。習以為常。有才者以形迹而不敢用。不才者以形迹而不敢去。事有可為者。以形迹而不為。事有不可行者。以形迹而或行。此蓋

苟避中傷。以防後害。爾為事。則可為國謀。則不當如是。此最特政之大害也。且天子擇宰相宰相擇諸司官。長請司官。長參舉僚屬。俾公卿大夫而下各稱其職。然後推誠委任。坦無疑貳。則中外協濟。政務脩舉。如此而不臻。治古者臣所未喻也。臣伏讀唐書太宗朝。或言魏徵阿黨者。帝使溫彥博驗之。無狀。因令彥博讓之。且曰。今後不得存形迹。他日徵入奏曰。臣聞君臣協契。義同一體。豈可不存公道。惟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則邦之興衰。或不可知。帝瞿然改容曰。吾已悔之矣。又高宗嘗責侍臣不准賢

才李安期對曰聖帝明王莫不勞於求賢逸於任使
設使堯舜若已癯瘠不能用賢亦王化不行况天下
至廣非無英彥但比近公卿薦引即遭置謗以為朋
黨况沈滯者未伸而在位者已損所以人思苟免競
為緘默若人主虛已招納廣務搜訪不忌忌讎惟能
是用讒既不入誰敢不竭忠誠此皆事由君上非臣
下所能致也高宗深納其言所以正觀永徽之代最
號太平者蓋由廣延納之道推至公之心使之然矣
宜乎載在史冊煥為美談伏自陛下嗣守神器已
逾二紀日御便殿孜孜求治雖古先格王未有如是

之焦勞也而時多疵瀆民未富庶國廬飛上蓄邦計益
削者何也蓋知人用人之道恐有所未盡爾昔齊桓
公問管仲曰何者害霸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
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
參之害霸也夫管仲一諸侯佐爾猶慎於信用小人
况當茲盛德復將有所問然乎伏望陛下奮乾剛
之威殲然英斷由命宰執進用賢雋斥去形迹之弊
以廣公正之路判忠佞抑僥倖察左右愛憎之說
中外讜直之議慎重名器振舉綱目則可使教博于
上民悅于下召天地之和氣致邦國於永寧惟在

陛下日慎一日力行而已

謹天誠

臣竊見近者太白犯月於箕尾之分熒惑犯鎮星於虛危之分而又冬雷震發雨木成水博詢前聞固不虛發臣謹按歷代五行志曰太白犯月月犯太白熒惑犯鎮星皆外寇之兆雨木成水者說者謂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雨木為之水水者陰之盛木者少陽貴神卿大夫之象亦曰木水為木介介者甲兵之象又曰冬雷者所發之地主兵謂雷以二月出八月入也今年冬而震雷雨雹者陽不閉藏而發

泄皆失節之異夫月者太陰之長后妃大臣諸侯之象亦主夷狄鎮星屬管宋備陳鄭之分若金火凌犯固不為福况又箕尾屬燕虛危屬齊設或內非其應則北虜之患山東之憂亦須大為之防且頃歲有星孛之異近復有巨蠲之震不可忽也今四方災旱流亡未復雖遣使緩撫貸粟賑給而上下困竭濟卹依艱此乃天意篤右 聖宋丁寧 陛下如是之至也書曰曆象日月星辰此言王者當仰視天文俯察地理觀日月消息候星辰及躔次揆山川變動察人民謠俗以考休咎若見災異則退而責躬恐懼修德以應

之有不可採者則蓄儲備以待之故宗社享無疆之福伏望陛下省災異之來驗休祥之應謹奉上天之戒以揆當時之務外則備兵之廣戎狄寇盜之可虞內則機政之繁號令當密罰之未信固宜進擢賢傑振張紀律廣開衆正之路屏絕群枉之門斥遠奸慝慎重聽納近自宮禁遠及邊陲杜漸防微中外協濟如此則庶幾後患可弭惟聖度裁處

論赦恩不及下

臣伏聞先帝時冬十二月雷震司天監奏主國家發惠布澤未及黎庶上召輔臣謂之曰此上天所以

警朕也且河北關西戍兵未息民人勞止又三司轉運使率擾之事名類實繁大者宜即減省小者悉蠲除之將來政元赦書卿等宜盡采民弊著為條目務澤及黎庶也大哉先帝愛民之心如是之至以陛下求治之心亦先帝之心也臣切見陝西用兵之後朝廷急於饋運多所經畫丁夫征賦有常數矣若輸之則盡為無名之率其他酒稅錢穀之類亦有定額矣而貪於寵利者惟務聚斂培克於下前後剝暴競以相勝前者增幾十萬遂用之後者則又增幾十萬以圖優賞日甚一日何窮之有而民力困且竭

矣所以瘡痍天下于今未息用是觀之其實豈為國乎果為國豈不以愛民為心哉禮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則先王顧生民何如哉今雖用度微窘而諸州旱潦相繼亦當寬養黎庶固其大本大本不固則國家從何而安哉况朝廷比下詔令未嘗不以寬民卹物為先而有司徒往不即遵行是陛下有憂民之心而民無繇知使王澤壅於上民情鬱於下此皆向者有司之失恐非所以流布愷悌慰安元元之深旨也臣欲乞應自西事以來一切權宜之事因循未釐革者將來明堂赦書盡采餘弊著之

條目悉與以正以為定制若民間夏秋二稅除依例輸納外不但付非橫支移折變茶鹽酒稅課利一切依舊額趁辦如許擅有增減諸色欠負自來每遇息貸不以存亡為根究本末但務追攝罕得除放乞令今後於理合與蠲免者更不縲繫逮捕重為煩擾並令疾速檢會以除放若有司稽違必嚴行黜責如此則上可以遵先帝之意下可以拯當世之患俾四方之人知陛下曠蕩之澤實及於下則海內幸甚

上取劄子

臣竊見冬土春以來天下旱乾為害而陛下避殿徹

膳累下 詔書勤求直言疎理刑獄寬省民力雖古
之聖帝明工責躬罪已無此之甚焉故 詔音所至
其澤隨降和氣應於上民心悅於下天意聖德合若
符契當上宮春祐之如是則 陛下尤宜勵精求治
以答殊貺臣聞法令者人主之大柄而 國家治亂
安危之所繫焉不可不慎緣近歲以來賞罰之典或
尚因循且人知法令之不足信則賞罰何以沮勸乎
昔唐文宗問宰相李石天下何以易治李石對以朝
廷法令行則易治誠哉治道之要無大於此伏望
陛下臨決大政信任正人賞罰者必當其功不可以恩

進罰者必當其罪不可以幸免邪佞者雖近必黜忠
直者雖遠必收法令既行紀律自正則無不治之國
無不化之民在 陛下力行而已亢旱之災天之常
數固不足貽 陛下深憂惟
陛下留神省察

論冗官財用等

臣伏見景德祥符中文武官總九千七百八十五員
今內外官屬總一萬七千三百餘員其未授差遣京
官使臣及守選人不在數內較之先朝纔四十餘年
已逾一倍多矣切以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倍之周設

六官脩屬漸廣秦併六國郡縣益衆降及漢魏以至隋唐雖設官寔多然未有如太朝繁冗甚也今天下州郡三百二十縣一十二百五十而一州一縣所任之職素有一定額大率用吏不過五六千員則有餘矣今乃三倍其多而又三歲一開貢舉每放僅千人復有臺寺之小吏府監之雜工蔭序之官進納之輩總而計之不止於三倍是食祿者日增力田者日耗則國計民力安得不窘乏哉臣謹按景德中天下財賦等歲入四千七百二十一萬七千匹貫石兩支四千九百七十四萬八千九百匹貫石兩在京歲入一千

八百三十九萬二千匹貫石兩支一千五百四十萬四千九百匹貫石兩慶曆八年天下財賦等歲入一萬三百五十九萬六千四百匹貫石兩支八千九百三十八萬三千七百匹貫石兩在京歲入一千八百九十九萬六千五百匹貫石兩支二千二百四十萬九百匹貫石兩况天下稅籍有常數矣今則歲入倍多者何也蓋祖宗之世所輸之稅只納本色自後以用度日廣所納並從折變重率暴斂日甚一日何窮之有且天下田土財用比之曩時虛耗漸以不逮豈於今而能倍之乎非天降地出但誅求於民無紀

極而兩輸者已竭取者未足則大本安所固哉臣以為
冗吏耗于上冗兵耗于下欲拯其弊當治其源在手
減冗雜而節用度若冗雜不減用度不節雖善為計
亦不能拯也方今山澤之利竭矣征賦之入盡矣幸
而西北無事乃是可為之時若不銳意而改圖但務
因循必恐貽患將來有不可拯之過矣伏望上體
祖宗之成憲下卹生靈之重困謂設官太多也則宜
艱難選舉澄汰冗雜謂養兵太衆也則宜罷絕招募
陳斥老弱土木之工不急者悉罷之科率之出無名
者並除之省禁中奢侈之僭節上下浮枉之弊當及

平之代建長久之治願陛下留神省察申命宰執
條此數事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孝肅包公奏議集卷第一

奏議

四十一

包公奏議集卷第二

任相

晏殊罷相後上

臣聞帝王之德立矣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無曠矣夫宰相者上佐人主以道治天下固非庸材所堪當用賢材以補其闕得其人則輿議厭伏非其人則大禍隨至數治亂之本在茲一舉可不慎之乎臣伏以晏殊罷免 朝廷必再命相此乃 陛下慎擇賢材之時况今百度或闕生民未泰契丹夏賊交臂伺邊宰相得人則可以上尊 朝廷外威萬民

陛下庶寬宵旰垂拱仰成矣若但取左右毀譽容易
以計大柄恐非 國家之福况近臣才與不才皆
聖心所盡知在裁之聖斷勿牽群疑爾臣非次不敢
求上殿進對惟 陛下特留 聖意
言災異三篇

論日食

臣伏見四月旦日當薄食陛下特降德音親決庶
獄節身修政以應天 陛下特留 聖意
戒之至意也臣聞漢書云夫至平 陛下特留 聖意
莫大乎日蝕蓋日者陽之精人君之家也君道虧
則日蝕蓋日者陽之精人君之家也君道虧

自所乘故蝕日者德也月者刑也故聖王日蝕修德
月蝕修刑詩云彼月而蝕則惟其常此日而蝕于何
不減說者云月蝕非常比之日蝕固常也日蝕則不
減矣然于正陽之月法尤忌之由是有伐鼓用幣之
事故人君或遭茲變必避殿徹膳克己責躬明君臣
正上下延納衆議以輔不逮如是之至也今正陽之
月猶然日蝕而又亢陽益甚火災繼作害孰大焉得
非 陛下有以丁寧垂詢於 陛下即伏望 陛下
乾剛之至德畏天地之大異發號施令審思乎利害
賞德罰罪無間於疎昵聽斷不惑勤儉為先抑陰專

陽防微杜漸然後日御便殿博延公卿詢訪直言講
求古道屬精為治以答天戒如此則積異消於上厲
階絕於下之以導迎善氣馴致太平惟 陛下留神
省察

論地震

臣近聞登州地震山摧今又鎮陽雒州五月朔日地
震北京貝州諸處蝗蝻蟲生皆天意先事示變必不
虛發也謹按漢五行志曰地之戒莫重於震動謂地
者陰也法當安靜今乃起陰之職而陽之政其異孰
甚焉又夷狄者中國之陰也今震於陰長之日臣恐

四夷有謀中國者且雒州控扼北鄙登州密邇東夷
今繼以地震山摧不可不深思而預備之也頃歲并
代地震尋以昊賊拒命近者廣南英連等州亦震而
蠻寇內侵皆必然已應之兆耳臣近曾上言沿邊將
帥尤在得人乞委執政大臣精選素習邊事之人以
為守將俾訓練卒伍廣為積聚以大警備之不然懼
貽 陛下之深憂也况災變之作未有無其應者惟
陛下特留 聖意

論星變

臣切見歲星逆犯房宿近鈞錡之位于今月餘未順

按天宮云房四宿為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亦曰四輔
股肱將相位也北二小星曰鈎鈐房之鈐鍵天之管
籥主閉鍵天心其房心於辰在昴主豫州宋之分野
夫五星者五帝司命應王者號令為之節度歲主歲
事為其統首好生惡殺安靜中度吉變色亂行則不
為福或有凌犯淹留不去咎在仁德未修誅罰未當
若犯房宿亦責在將相之不稱職者伏况 國家盛
德在火歲火二曜俱為福星房心又是宗之分野今
歲德失度逆守于房復近鈎鍵之次徘徊未退本意
亦謂人君指意欲有所為而未得其節也乃上天之

意所以篤佑聖宋丁寧

陛下如是之至夫變異之

乘各象過失以譴告人主猶嚴父之明戒可不當畏
恐懼乎古之明王必正五事達大中以承天心能應
以德則咎息不能應以善則災至要在所以應之應
之之速非誠不立非信不行伏望 陛下奮精剛之
德挺獨斷之明內推至誠深恩天戒以天下至大
祖業至重不可謂承平無事而可以佚豫為治外則
邊防之天戒然可憂內則機務之煩紀律不振况今
政失於寬而救在姑息官弛於苟簡近下詔命澄汰
流品而才者未之進不才者未之退蓋有司務在因

循憚於甄選爾且方內治亂在 陛下所任經曰亦
惟先正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中外臣
僚其有老懦貪殘苛刺姦佞不當居職者宜以時廢
退益選溫良博學之士實之於位令海內昭然知
本朝之所貴豈不休哉然後掖庭之中簡去幽曠宦
豎之內裁抑重任發號施令在乎必行賞德罰罪在
乎不濫振舉綱目杜絕萌漸如此則災異消於上禍
難息於下五緯循軌四時和順召天地之協氣致
邦家於永寧願 陛下力行而已臣本以孤危不知
忌諱惟 陛下不以位踈言賤留神省察則天下蒙

幸

明體

論臺官言事

臣伏見近者臺官以 朝政闕失上章論列或令分
析或取戒勵中外傳聞於體不便且 國家置御史
府者蓋防臣僚不法時政失宜 朝廷用之為紀綱
人君委之如耳目所以 先帝特降 詔書添置侍
御史已下六員並不兼領職當時 詔令不允官屬
涉私措置乖方刑賞踰制並許彈奏雖言有過當必
示曲全若事難顯行即令留內蓋 先帝切於求公

如是之極也伏自 陛下臨御以來將二十載遵守
先訓廣開言路虛懷以待犯顏必容此皆 陛下
勤庶政之至深群臣仰望清光之不暇矣臣欲望
後御史等凡有彈奏事或過當更不令分析及取
勵若乃阿意徇私即乞重行責降如此則一彰
陛下好諫之德下免 朝廷過舉之失

明禮

論百官致仕

伏以八臣之義七十致仕者在禮經卓為明訓所以
優假老成遂其安逸既不違達尊之教且開知之

端歷代所欽治耳敬切本朝典故尤所重之凡曰引
年莫非延世推之半祿待以優恩其於惇勸之方可
謂至乎其至也然而近歲宴成救風措紳之間貪冒
相尚但顧子孫之計殊愆羞惡之心馳未景於桑榆
負厚頽於鐘漏不知其過自以為得誠非 朝廷所
以待士大夫之意又非士大夫所以遵禮義之常也
臣思及此悚然汗下伏望特降 指揮御史臺將文
武班簿檢會應臣僚年及七十並令臺牒諷其致仕
如牒舉後三兩日內未見抗章祈請乞自 朝廷降
令致仕所責稍過趨營之弊頗惇廉取之風

請兩制官祀九宮貴神

臣近者監祭九宮貴神竊見以常朝官充攝太尉行事况屬太祀然恐未便伏覲唐天寶年勅以九宮神實司水旱功績上帝德庇下民冀百穀歲登災言不作每至四時令中書門下往攝祭者又准禮九宮次昊天上帝壇在太廟之上用牲牢璧幣類天地神祇前代王者或親行享祀緣累年以來四方水旱相繼慮是有司供職不謹稍失精嚴欲乞向後四時祭享其攝太尉令兩制已上官所貴差重其禮以申崇奉之意

戒漸

論內臣事

臣伏覲 先朝實錄竊見

真宗皇帝因對輔臣言及前代內臣恃恩恣橫靈政害物朕常深以為戒至於班秩賜與不使過多有過未嘗於貧此輩常以畏懼王旦等對曰先代事跡昭然足以為龜鑑而聖慮言及於此實社稷之福也臣竊見近年內臣祿秩權任優崇稍過恐非所以保全之也以 陛下英明神斷有罪必罰此輩或不最為大過然在制之於漸庶免貽患於後伏願 陛下佩

服先帝之言以為格訓凡事更加裁抑則天下幸甚

慎命令

論詔令數改易

臣竊見朝廷凡降詔令行之未久即有改張故外議紛紜深恐於體不便且詔令人主之大柄而國家治亂安危之所繫焉可無慎乎緣累年以來此弊尤甚制勅纒下未逾月而輒更請奏方行又隨時而追改民知命令之不足信則賞罰何以沮勸乎臣欲乞今後朝廷凡處置事宜申明制度不可不

慎重或臣僚上言制旨並請先下兩制集議如可為經久之制方行於後或小有異同非處置害民者不可輕行如此則法存畫一國有常格伏望少留聖意天下幸甚

論方

請謚王明

臣竊觀

太宗皇帝實錄載禮部侍郎王明傳言明

之節義端勁功烈卓偉其始卒堅立冠於皇朝名

臣當太祖太宗時戡靖亂略剽前僭偽駕馭英

傑撫定一區夏而明威會風雲之際周旋金革之間勤

銅王師生論偽將率餘下嶺表平江南繼成大功論籍第一臣其見其事跡想其風采然歎惜明才未盡進而死於太平位未極顯而恩不加謚名爛史謀德時泉壞臣素去表聞於朝乞伸褒勸今忝邊寄復睹明之曾孫雒州防禦推官臨所著家傳國書之外補完遺實利人及物感之極也恭惟尊號陛下承艱難之業懷遠力之臣宜請寵靈下慰幽魄至如億馮元官與明文訓侍從於先帝或以知之勸講於東宮以微之賜之謚知明父祖宗之休運垂竹帛之異勳不為之祭又去

及易名之典使傑然大節歿有遺恨仰祈聖造特賜德音降付禮官俾定謚法庶發明於後烈是垂勸於將來今繕寫明曾孫臨所著家傳謹具狀繳連上進

論賞

論李用和投獲張海乞依賞格酬獎

臣聞功疑惟重迺國之令規賞不踰時欲人之知勸抑先聖之格訓又馭邦之大柄也伏見朝廷先以軍賊張海等未獲特立賞格召募使臣如投獲依傳永吉例優加酬將近聞右侍禁李用和應募而往不

踰數旬果能殺獲張海等四人餘衆並已潰散用和授東頭供奉官閣門祇候中外聞之無不失望似非朝廷開示大信之旨也且張海一歲之內恣行殘暴京西十餘郡幅員數千里官吏逃竄士民塗炭以至江淮州縣無不震驚前後凡遣使臣悉多敗衄臣竊謂張海之害甚於王倫用和之功優於永吉而永吉左班殿直閣門祇候凡超八資授諸司副使宣事舍人今用和止超四資功同賞異何以激勸將來且有明文豈宜降等况西鄙未定盜賊間起方當責効之際不可失信於人其李用和欲乞依准元降指揮比

類傳永吉特與優改官秩如山上之出令貴乎必行下之立功樂於自奮

慎差除

請復封駁

臣伏見朝廷近日凡有除授制命已行或物論未允者則臣寮上疏論駁因而追改者有之然未若精擇而後用之之審也故外議喧然謂進退可否之柄不專於上流聞四方大損國體且兩漢而下並以左曹給事中領駁正之任李唐尤重其選若權用未當則論列于內不顯於外豈不欲明君之過法已之

直也近代則不然但建一策議一官則必揚言於朝
以為已功而後已之道豈當如是乎竊觀 國家循
舊例置門下封駁司以近臣兼領未嘗見封一勅駁
一事但有封駁之名而無封駁之實因循不振豈不
惜哉且歷代典故淪廢多矣此局幸而未墜祇在舉
而行之臣請特正封駁之職選兩制以上慎重介直
不撓者主之或命諫官兼掌應有除授之制並先由
門下其不可者得以辨別是非封進 詔勅如其則
差易改正兼免漏泄少裨 聖政

選舉

論取士

臣以孤遠之迹猥荷 聖選擢陞憲府退思所以為
報則智識蒙淺無以副 上旨之萬一敢竭愚見唯
明主裁之臣伏覩近降 詔勅以官吏陞陟賢否相
溷世族補蔭愚智不分並立新條以董舊弊有以見
陛下求治垂訓之深旨也臣聞天下大器也群生重
畜也古之聖王御大器保重畜蓋各有其道焉以萬
務之無極也一統於上豈可以思慮盡之耶故立三
公設九卿百執事以維持之俾群材盡力而百工無
曠則王者正其本執其要而天下之大務舉矣故治

亂之原在求賢取士得其人而已漢書曰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大抵斯人之情皆希榮進莫不飭正於外藏邪於內邪正所蘊淵密難辨而審之必有術焉以賢知賢以能知能知而用之之謂也且知人與不知人而任之乃得失所繫而安危從之宜乎取士之際不可不慎焉夫三代取士之法闕畧難議兩漢而下莫若唐天寶之制自京師逮郡縣皆有學焉每歲仲冬館學課試乃與計偕其不在館學而舉者謂之鄉貢並責成有司唯以得之與否以為榮辱得士者陞失士者黜孰不公其心以進退乎其得第者但謂

之選人有館學未至而能試文三道者謂之它詞試判三道者謂之拔萃中是選者得不限年而授職復有賢良之科焉所以區別才行慎重名器如是之審也故當時文物尤盛比隆三代基構綿遠垂三百年其有繇矣今之取士則異於是鄉曲一不議其行禮部不專其任但糊名謄本煩以繩檢復於軒陛躬臨程試三題競作百篇來上不逾三數日升降天下士其考較去留可謂之精且詳乎臣亦恐升進賢退不肖之長策也周禮升秀辨官司徒司馬八樂正之職未聞土者躬其事也議者謂不若近約唐制歸諸有詳

或曰取捨之柄當繇人主曰盍使禮部考試定其可
否高下混於奏籍賜第上前紳亦無六於國體矣
然後復定詞拔萃之科明立條目寬限人數歲一設
之其與選者比類奏舉之人以次甄擢而任之有以
得其實才矣頃年雖復賢良拔萃之科得人裁一二
而已又罷拔萃之舉恐未足盡魁梧之選也且今之
仕者非保任則無以自進若參以二科而精求之則
取人之路豈不裕乎而又僉舉之救衛不可長其間
或暱於私愛或迫於勢要不得已因而舉之者衆終
濫無別宜一警羣若至其甚何所及焉方今天下

多事遘鄙未寧政失於寬而弊於姑息士弛於務而
幸於因循固宜推擇真賢講求治道外則黜郡守縣
令不才貪懦苛虐之輩以利於民內則辨公卿大夫
無狀諂佞朋比之者以肅於朝杜絕回邪振張紀律
可使教悖于上民悅于下是以導迎和氣馴致太寧
不亦盛哉伏望陛下稽前代之成敗驗當今之得
失政有未順理有未安則思而圖之圖而行之行而
終之則生靈受其福而宗社享無疆之休矣惟
陛下鑒其區區恕其狂直一賜觀采
請先用舉到官

臣伏觀近者降勅節文委中書樞密院選舉主二十人令舉堪充知州通判知縣各一員者蓋國家精擇良吏之深旨也所有內外被舉之人至今未見擢任兼訪聞逐路轉運使素有體量到州縣長吏等其間不才貪猥之尤甚者欲乞所舉人內先次進用令往彼衝替若候人數足日方議差除則疲乏之民受害深矣况幅員至廣官吏至衆黷貨暴政十有六七若不急於用人以革其弊亦朝廷之深憂不可不察

請依舊封彌謄錄考校舉人

臣伏觀新定貢舉條制節文諸州發解令知州通判職官令錄等保明行實更不封彌謄錄者此乃三代里選之法蓋朝廷欲先德行而後詞學責成有司不欲煩以繩檢庶取士有以得其實才矣緣天下郡學自罷聽讀之後生徒各以散去一旦詔下投牒求試者比比皆是長吏等又安能一一練悉行實哉不免祇憑逐人遞相保委然而詐偽猥雜者亦無由辨明兼每州用試官一員是天下試官逾三百餘員必恐未能盡得其人而悉心於公取也或緣其雅素或牽於愛憎或迫於勢要或通於賄賂勢不得已

因而陞黜者有矣又何暇論材藝較履行哉泊取捨一謬則是非紛作不惟抑絕寒素竊慮天下因此構起訟端多矣况封彌騰錄行之且久雖非取士之制稍協盡公之道若今來諸州發解舉人且令仍舊封彌騰錄考校於理甚便若以勅命方行難於遽改即乞特降約束其逐處試官監試官如稍涉徇私及請託不公並於常法外重行處置不然令別定刑名庶使官吏等各知敬懼

請依舊考試奏蔭子弟

臣伏覩先降勅節文應奏蔭子弟京官年及二十

五已上其選人遇南郊大禮限半年許令

國子監投狀並差兩制官於逐

處考校內習詞業者或論或詩賦習經業者各專一

經試其義等及格者與放選注官及差遣自勅下

之後天下士大夫之子第莫不靡然向風篤於學問

謂非唯為國造士是乃為臣立家實誨人育

本也近聞有臣寮上言欲議罷去是未之熟思

國家推恩之典其弊尤甚因循日久訓擇未

精今詔命方行遽欲罷革則務學者日以怠惰一

口俾臨民政懵然於其間不知治道之所出猶未

孫子而使之割也所傷實多其前項條貫如有聞說
示盡事件欲乞只今有司詳定依舊頒行

李肅包公奏議集卷第二

李肅包公奏議集卷第三

擇官

請選諫議大夫

臣謹按唐六典隋氏門下省置諫議大夫從四品下
龍朔中改為正諫大夫開元初復舊凡置四人掌侍
從規諫伏下後言朝政得失故其秩峻其任重歷代
以至 祖宗朝未嘗輕授近歲殊不選擇但以年叙
遷如慎鑄等輩昏曠不才皆踐此職是以 朝廷名
器容易假人紊黷典常莫斯之甚臣欲乞今後應少
卿少監等該磨勘改官如曾經職司委是素有才望

為衆所推者方得轉諫議大夫其餘不得徇入止授
以大卿監所貴官無濫進流品益清

請復御史裏行

臣謹按唐制御史府其屬三十人所以重風憲之職
國朝以來選任尤劇天禧中御史六員蓋 朝廷紀
綱之地為 帝王耳目之司必存得人方為稱職自
非端勁特立之士不當輕授近歲知雜中丞不專奏
辟或命兩省臣僚參舉而 條制約束罕得應 詔
雖素有才望又限以資考推擇之際頗慎其選臣竊
見頃年添置御史裏行二員緣所舉之人秩序差淺

用之不次必無畏避自後因循而罷物議惜之 方
今臺官員數最少抨彈之任所繫尤重欲乞令中丞
知雜依舊例於陞朝親民官內保奏堪充御史裏行
二員如稍不稱職並嚴坐所知

請選用提轉長吏官

臣聞王者之總治天下也內則宰臣百執事外則按
察之官刺史縣令而已若中外各得其人協心以濟
則 陛下垂拱仰成無為無事矣夫轉運使提點刑
獄在乎察官吏之能否辯獄訟之寃濫以至生民利
病財賦出入莫不蒞焉事權至重責任尤劇設非其

人則一路受敕如州縣之職不舉按察之吏又不以
聞則朝廷無繇而知是一方之民有終無告者矣
昔漢宣帝曰與我共理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蓋
刺史縣令耳目接於民事政令所出慘舒攸繫今
朝廷既已輕授又數數更易其才者雖有育民濟治
之具亦烏所施設哉又况庸庸者乎今粗舉一二條
陳如左竊見近日除授轉運使但理資序不甚選擇
如江西路劉緯利州路李熙輔皆知識庸昧衆所共
知其提點刑獄亦未甚得人若廣西潘師旦江東令
狐挺京西張士安河平席正皆素非幹敏之才又無

潔之譽猥當是選宜乎不任其職雖近例並委兩
節奏舉然所舉之人或才有合格以微文不用故不
才者往往進焉乃是訶其細而忽其大恐非任才之
意也欲乞今後應除轉運使先望實而後資考則所
得精矣凡舉提刑若保薦之人不協公議即乞責其
謬舉別官如此則可絕徇私之請矣刺史縣令
前後舉官不丁寧其中濫進者亦衆如曹瑛自通
判而後大郡果非理決人至死又聞韓松知鼎
州緣文資接蠻界居嘗屯治軍馬舊係武臣知州
後乞差文資况韓松累任以不治聞豈可當此選

任乎欲乞今後應差知州並令有司精覈治狀審驗
人才以州郡繁簡要僻差而授之庶幾不至敗事所
有奏舉縣令即令流內銓選注繁劇不治之邑是則
民瘼少蘇而和氣可召矣伏望 聖慈申命宰府舉
而行之則天下幸甚

請令審官院以黜陟以定差遣先後

臣竊見審官院差京朝官並依舊例以到院先後為
限未嘗較辨賢否論次最清濁一濁就品不分但
以名次補闕而已甚非委重任近臣審擇之意况 國
家設提刑按察之職察群吏廉穢之狀其治績尤著

者則必慰薦稱舉貪懦不治者則必體量按劾別白
善惡悉以上聞而審官院署名于籍以為沮勸之本
今則不然當除擬之時但以月日次第差而授之則
向來黜陟之狀委而不顧乃同虛設豈不惜哉且黎
元之命繫於長吏今郡守縣令鮮或得人盜賊間起
生民重困天下受敝職此之繇可不慎哉臣欲乞今
後審官院應京朝官初任即令勘會任有舉主五
人無私罪者陞為上有舉主三人以下或無舉主及
私罪者以為次其有私罪及體量者降為下凡差授
以為定制如此則進者知勸退者知懼旌別淑慝無

失於此

請選河北知州

臣送伴北使往回竊見河北當路州軍各係近邊控扼之地所有知州等並是朝廷一一精選蓋欲謹邊防訓士卒以為急務今則不然但能增飾厨傳迎送使人及曲奉過客便為稱職則美譽日聞若稍異於此則謗議紛然徃徃因此降黜者有之緣每年兩次人使徃來動經七八箇月逐處預為準備不敢少懈况三歲兩度非次人使乃是一年之內迎送絕無虛日又何暇路謀訓練哉兼訪聞北虜日夕點集兵

馬添創營寨但以西討為名然戎狄之心殊不可測議者雖云盟誓取固萬無負德且安不忘危利或生害又况已然之兆不可不預為之備也臣觀一路武臣未甚得人但售進市恩結挾弭謗爾一旦急用必無成功加以邊備未完邊廩未實苟有騷動將何取濟此朝廷所宜深慮也臣欲乞今後應緣邊及當路知州部署鈐轄駐泊等並武臣中不以官位高下但選擇有武藝將材可用者任之專責以守備撫馭之術如有實効不可以浮議數有移替俾軍民安其政令緩急不至敗事如乞臣所奏即乞特賜指揮

請選廣南知州

臣竊見廣南應係知州例差奏蔭京朝官初任知縣及一考者伏况世祿之胄鮮悖義教童孺之歲便忝仕籍未嘗學政即使司民甫越暮年又移典郡且一邑之事尚未練悉六條之重安可責成地雖遠僻不可輕授方 國家多務調率旁午遠民困重尤在得人臣前任端州日具知其事或無職官處只是知州獨負管勾其猥冗恣橫之輩則惟務誅求庸懦情昧者又全不曉事民罹其害無所訴告提刑轉運使憚其遠惡復不能巡歷按劾但上下相蒙耳臣欲乞今

後奏蔭京朝官合該廣南知州者並於次任知縣內選有治績及舉主者方得差移并乞勘會元無職官處各選置一員仍令轉運提刑司非時不得差出所貴關掌郡事輯寧異俗

請選利州路轉運使

臣伏見中書劄子知巴州楊佐奏昨體量得巡檢頭士寧為事過當非理打罵兵士州司取勘及提刑轉運使巡歷到州問頭士寧有何不協只一向盤問所劾官况頭士寧與李熙輔有舊恩作本司採訪施行若頓士寧指論臣詔法何以遵守又見本路提刑司

奏巴州見禁巡檢頓士寧并兵士等及轉運使李熙
輔到彼審問據頓士寧口稱屈抑及分祈知州不公
事一面行遣差官往彼推勘及差利州通判史世隆
往巴州權交者知州楊佐赴置院照勘奉 聖旨令
提刑司選清強官依公盡理取勘施行竊緣楊佐見
為長吏部下官屬既有不公理合體量按問今李熙
輔乃憑信頓士寧分析一面差官往彼交替楊佐赴
推院照勘顯是熙輔與士寧自舊挾私任性不遵
詔勅若公與半劾之妄被誣構使下所司與人對勘則
今後部下官屬有過長吏顧避不敢批問乃是廢格

詔勅而容長姦惡此尤事體不可之甚也無熙輔不
才庸謬衆所共知臣先曾論列未易施行况利州一
路累經災傷人民凋敝全籍稅宗之官緩撫鎮靖其
熙輔所為如此豈宜久居是職必恐別生事端欲望
朝廷選差廉敏才識之士充本路轉運以安遠民如
揚佐顯有賊私罪犯即令本路提刑司體量確實事
狀 聞奏依 條施行

再請選轉運提刑

臣伏見諸路轉運使并提點刑獄自來 朝廷凡有
差除皆以資序叙遷或用臣僚薦舉間容濫進未甚

得人致一方之民必受其害如李熙輔張經等居按
察之任當一路之重不能遵守 詔勅亦舉職業而
扶私逞憾無所畏憚妄請刑獄恣行追攝雖已衡者
未足懲戒各乞重行黜降以警將來所有宣州廖詢
秀州邊瑀不公事跡中外傳聞昨因安撫奏劾方此
彰露而本路提轉殊失按舉居職不稱合正 朝典
臣欲望 聖慈應今後差轉運使提點刑獄臣僚並
請選素有才能公直廉明之人充職不以資序深淺
為限則逐路得人而官吏有所凜畏矣

請置發運判官

臣竊以京師衆大之都屯兵數十萬財用儲廩皆仰
給於東南主是任者制置發運使口取為今之屬職固
不可輕以授人况 朝廷參用制假以事權委付
之重不謂不至伏見發運使許元先自判官兄蒞職
八年東南利害無不周悉所以歲運不乏者蓋久在
得人之明效也緣施昌言許元績用頗著切慮別有
進擢則後來雖有才者必恐未能究財用出入之數
則無繇辨集臣欲乞依許元例令置判官一員於朝
臣內選差素有公望幹才者充如前以仁兩貴稔熟
其事嗣守成規或昌言等緩急替移免致敗事

請召還孫甫張環

臣近蒙 聖恩擢預諫職固讓則有嫌疑之避輕授則有忝冒之媿進退失措罔知寧處伏况諫垣之才方今極選用人之得失繫國之輕重固不可不慎也臣竊見起居舍人祕閣校理孫甫兵部員外郎祕閣校理張環稟純一之性有端方之節危言篤論可以正闕遺博學遠識可以備顧問欲乞特與召還寘之近列則言路益廣公議允協

請復韓贄等臺官

臣竊見祠部員外郎韓贄屯田員外郎孫抗太常博

士閣詢等才識明茂資質純正先任御史各以微累黜免多歷年所屢經 恩宥勘會前來所坐原情且非大故棄瑕亦合錄用况御 臺關官甚衆奏舉罕得其人如贄等求之方今實為精選臣以謂可復舊職必允清議伏望 聖慈特召還臺或不如所舉臣甘當同罪

論河北帥臣

第一章

臣伏見河北自商胡決溢之後連歲水旱倉廩匱乏調度不足 朝廷一切應副廣有餘年之蓄而流亡

未盡復田畝未盡闢諸州長吏尤在得人其間苟且之輩但幹尋常事務趨過目前其經久利害知不及其身率皆不為前後相承積弊已極至帥臣亦未甚精選或有不樂久任者乞後闕

第二章

臣伏見河北自商胡決溢之後連歲水旱倉廩匱乏可不深思遠慮而忽天戒也臣近上言以河朔連歲災傷公私匱乏帥臣長吏尤在得人其有不願久任者乞於中外臣僚中推擇諳知彼中事宜敢任大責者專委付之俾綏拊疲民經畫遠圖庶幾後患可弭且河朔之於京畿猶心腹之與背也若向一體休戚均之今災異如是豈可坐視其敝恬然以為無事但欲因循憚於更張措置可乎真懼為惟陛下留神省察以河北事體至大帥臣等可用可罷速賜神斷天下幸甚

請除范祥陝西轉運使

臣伏見近降勅命陝西益法且依范祥等畫通商放行此誠國家大利便也而中外臣僚不詳本末時有橫議所賴朝廷特與主張兼帶符見充本路提點刑獄與轉運司每常公事往來或至違異必恐

不能協心以濟深屬不便欲望 聖慈特許就除范
祥權本路轉運副使只理提點刑獄資序所貴壁畫
鹽法利害計置沿邊斛斗事歸一局易為辨集

再舉范祥

臣先自陝西相度鹽法回曾具劄子乞除提點刑獄
范祥權本路轉運副使所貴壁畫鹽法利害計置沿
邊斛斗事歸一局易為辨集至今未蒙施行勘會范
祥新法自皇祐元年正月至二十二月終共收到見
錢二百八十九萬一千貫有零比較舊法二年計增
錢五十一萬六千貫有零三年春季又已收到見錢

七十餘萬貫兼糴到斛斗萬數不少緣陝西累歲豐
熟今秋又大稔正當計置之際况范祥顯著成效可
備驅策欲望 聖慈允 臣前 特許就除范祥本路
轉運副使責其久任俾之一面制置解鹽及將見錢
收糴糧斛須管沿邊軍儲大段有備又免向去入中
枉費推貨務見錢經久之利無便於此
請錄用楊紘等

臣讀 先朝實錄大中祥符中并益二州歲滿當代
先帝偏閱侍從官姓名謂輔臣曰此等各有長然
求其文雅適用可委方面者鮮矣每念有唐名賢比

有而出何當時得人之多也王旦等曰方今下位豈
無才俊或恐拔擢未至爾然觀前代求賢不求其備
不以小疵掩其大德今茲立朝之士誰為無過 陛
下每務保庇之然流言稍多則亦授於任使大都迭
相稱譽近乎黨糾過訐非近乎公鑒其愛憎唯託上
聖誠哉是言至切至當緣近世之患正在於此以四
海之廣不患無賢而患在信用之不至爾且頃歲以
來凡有才名之士必遭賒薄 卑假以他事中傷殆
乎屏棄卒不得用議者迄今痛惜之欲望 聖慈申
命宰執應臣僚素有才行先以非辜下詆如楊紘王

臣伏 上游南控嶺徼兵民財賦素號
重 如類行者結集群黨大為民害
近方稍 賦唐才旺等所至驚劫殺害
官吏况 按連最是控扼之所全藉才幹
長吏以 案昨 特差余琦近又丁憂
欲望 降 審官院選差有方畧強

登積之 乎上下
臣伏 賦唐才旺等所至驚劫殺害
近方稍 賦唐才旺等所至驚劫殺害
官吏况 按連最是控扼之所全藉才幹
長吏以 案昨 特差余琦近又丁憂
欲望 降 審官院選差有方畧強

明臣信...知州...方之民得獲便安

請選差...此令錄

臣勘會本路...軍令歸判司簿尉等年老及懦弱不
曉民事者...見不住體量行遣次右具如前切緣
本路又經災傷流亡稍復而科率不能盡絕凋敝益
甚州縣之職尤在得人欲乞當司體量得前件官內
如有委實年老及認懦不曉民故雖無...私罪犯彰
露許令於部下奏舉資序合...之人充替仍乞許
指揮沈內銓今後應除注本路縣...並以奏...人充
判司簿尉亦乞選差...貴疲困之民得其存...

請廣南添差職官

第一章

臣先曾上言廣南東西兩路...州元無職官處各令
置一員...掌...事...兼...指揮下銓司至今未聞
有人注......赦恩放選又例注家便及次遠以
嶺外...僻...地遠兼訪聞兩路...負甚多其十數
年無正官...差土人充攝官...近年蠻賊侵撓民
力困竭全藉廉幹官吏多方...撫今來銓司若候合
入...選人及情願者竊恐卒未差除得入深屬不便
竊見頃年以來廣南...官遂於江浙就移兩任四考

奏議

二十一

已上簿尉充彼處縣令自後因循不行欲乞特降
指揮令銓司檢詳舊例於江浙荆湖等處近便路分
諸州簿尉中選無公私罪犯兩任五考已上就除權
職官四考已上就除縣令便令赴任如此則遠官無
由倖免異俗得以輯寧

第一章

臣昨上言以廣南諸州乞今後應奏蔭京朝官合該
往彼知州並於次任知縣內并有治迹乃舉主者方
得差移并乞勘會東西兩路元無職官處各選置一
員至今多日未蒙朝廷施行竊緣有服之表地最

僻俗性獷悍易動難安今又蠻賊猖狂郡縣搖搖
長吏之任尤在得人况童孺之年不啻墜政不啻輒
授重困遠民且近地牧守尚且進判職官更相裨贊
而嶺外遠郡乃令此輩獨負管勾民惟其害無所控
告甚非求治之本意已兼訪聞所闕職官祇
二十餘州每州各置一員專理至便所貴關掌郡務
以安異俗民望聖慈令檢會臣先進劄子速賜施行

三不用賊吏

臣聞廉者民之表也貪者民之賊也今天下郡縣至

廣官吏至衆一賦污擿發無日無之泊具案來上或
橫貸以全其生或推恩以除其釁雖有重律僅同空
文貪狼之徒殊無畏憚昔兩漢以賍私致罪者皆禁
錮子孫矧自犯之手太宗朝嘗有臣僚數人犯罪
並配少府監隸役及該赦宥謂近臣曰此輩既犯
賍濫只可放令遂便不可復以官爵其責貪殘惟
器如此皆先朝令典固可遵行欲乞今後應
犯賊抵罪不從輕貸並依常心行縱道大赦
不錄用或所犯若輕者只得授副使上佐如此則
吏知所勸貪夫知所懼矣

乞不遣楊景宗知磁州

臣竊聞觀察使楊景宗知磁州物議喧然以為不可
按景宗累經外任並皆不了臣自鄆州亦以所為恣
橫非次召還緣稟性不常用刑過當今若委之為郡
以親民政不惟一州生靈枉被殘害或慮不公事發
須依 法施行恐非所以保全戚屬之道也其景宗
欲望且令依舊與在京差遣事體至便
請選內外計臣

第一章

臣竊見天下財用積年窘乏近自 明宗禮畢賞賚

纒罷又行特給支費浩瀚帑藏虛竭且朝廷所仰給者江淮兩浙逐路旱澇相繼兼又茶法隳壞商筭不行東南州軍錢帛糧斛自不足用則四方歲入之數所得幾何今之總邦計者內則三司使外則轉運使當此財用窘乏之際居職者尤宜僉求才傑之吉俾之興利除害庶幾可濟若乃上下循默恬然以為無事不務更張措置必恐日甚一日有不可揀之患矣伏望 聖意申命有司以人之一歲出入較近年用度耗登之數則斷可知矣所有內外總計之臣欲乞特出 宸斷精加惟擇選任能者責以實効而完

將來敗事惟 陛下留神省察

第二章

臣近以天下財用公私窘乏而王計之吏近則三司使外則轉運使乞精加選擇委任能者免致將來敗事兼吳全 際旭等累會論列終未蒙施行竊緣三司使張瑄佐早緣恩倖驟階華要任之會府委以大計而大計廢利權反覆公私困敝中外危懼且歷代后妃之族雖有才者亦未嘗假以事權又況庸庸不才者乎但富貴保全之則無害矣臣伏見 國朝自祖宗以來當幣廩豐盈用度充足之際尚乃精選計

臣知陳宓魏羽等輩用之其餘亦盡一時之選况今上下窘迫如是豈可專任此人久居是職或失天下之望誤天下之事臣實為陛下痛惜之伏望特出宸斷授堯佐以佗職別求才傑之士委而任之責以實効一二年間庶幾可濟不然懼貽陛下之深憂也恩社至重財用至急而安危繫之惟陛下特留聖意臣無任激切懇迫之至

省官

請罷巡驛內官

臣竊見自京至雍州人使館驛專副盡是差鄉民有家產者勾當一年一替必須是二八已上方可管不得前及年終亦多逃避者蓋信使往來三番取給實為煩費雖有條貫約束其諸州文例為散難為止絕鄉民不敢伸訴以此蕩盡產業臣仔細詢問緣更有逐處專切提舉館驛家事內臣每一經過捃摭微過恣意誅求其費數倍以至親隨吏人並承以例獻遺方可免於刑責臣伏覩諸路館舍各條所管州軍逐時修葺既提舉使臣於上秋間方始出巡居常只憑文字行移州縣依例施行此職誠為虛設有害無利欲乞今後只令本路轉運司逐季指揮轄下州縣應

入使經過路分館驛家事等並須管預前一修飾
排辦畢備或更差逐州通判職官先次提舉更不差
內臣出外如此則鄉民免於暴斂稍得存濟不至逃
亡况接伴使副初離京亦可專委沿路因便點檢必
無誤事

乞罷河北提舉修造軍器使臣

臣竊見河北近年添置提舉修造軍器使臣兩員凡
勾當一二年即授閣門祗候替日又得陞擢差遣僥
倖恩賞無甚於此况修造軍器逐處自有知州部署
統轄都監等逐日逐旬點檢按試莫不精專又轉運

提刑非次巡歷並開庫一一點檢臣近到河朔州軍
體問得兵提舉使臣只是一年一次略到逐處但取
索文字照會何益於事及至年終即具數申奏以為
已功虛取優賞誠為虛設乞行廢罷

孝肅包公奏議集卷第三

奏議

卷第三

孝肅包公奏議集卷之四

去刻簿

請不用苛虐之人充監司二章

第一章

臣竊見諸道轉運司自兼按察及置判官以來并提
點刑獄等官部不實事章跡相繼頗傷煩碎兼聞
審刑院人理奇日近案牘尤多倍於往年况無大段
罪名不先相檢彼界不辨虛實一詞論奏孤弱無援
者則加以深文極勢豪猾者則縱而不顧內則徇一
身之利以直其枉外則竊振職之名以圖其進初尤

無社惟恐不及至有公清守節之人或不曲事左右
而衆所嫉者即被加誣構成其罪遂使守己之上或
負終身之玷可不痛惜哉且治平之世明盛之君必
務德澤罕用刑法故董仲舒曰陽為德為春夏當和
煦發生之時陰為刑為秋冬在虛空不用之處以此
見天任德不任刑也王者亦當上體天道下為民極
故不宜過用重典以傷德化昔暴世法密動惟
酷害不下堪命卒致潰亂老子曰其政察其民缺
缺其政闕闕其民淳淳臣願 聖明 察其民缺
忽焉 方今民力凋殘國用窘迫若乃專用刻薄刻
進之吏則民不聊生竊恐非 國家之福也雖 朝
廷累降 詔命約市不宰或遵稟此弊不去為患寔深
欲望 聖慈宣諭執政大臣應轉運提刑等並令精
選廉幹中正之人以充其職可細矯激之輩屏而不
用天下幸甚

第二章

臣先曾上言以諸道轉運使自兼按察及置判官以
來并提點刑獄等體量部下官吏頗傷煩碎兼審刑
院大理寺奏案尤多一倍於往年况無大段罪名並是
倚撫微累不辨虛實只一例論奏此蓋苟圖振舉之名

以希進用之速爾遂使天下官吏各懷危懼其廉慎
自守者則以為不才酷暴非法者則以為幹事人人
相劾惟恐不逮民罹其患無所訴告殆非 陛下委
任之本意也其被體量之事或智慮所不及或人情
偶不免若非切害亦可矜憫雖欲改過其路亡繇豈
不痛惜哉兼訪聞天下茶鹽酒稅逐處長吏曲徇轉
運使之意以求課額羨溢民則例遭配買商旅則倍
行誅剝為 國歛怨無甚於此且 朝廷設按察提
刑之職蓋欲去貪殘之吏撫疲瘵之俗今乃務為苛
細人不聊生竊恐未為 國家之福也比者幸屬

郊禋盛禮大需慶澤欲乞於 赦書特行約束凡官
吏先被體量者情非重犯咸許自新後或不悛必實
於法庶使悔過之人免負終身之累其諸處茶鹽酒
稅亦乞除元額外不得擅增課利搔撓人戶應係自
來諸般調率且乞權罷以安海內生靈之心伏望
聖慈少賜省察

抑僥倖

請絕內降

臣竊見天聖中凡有內降莫測寅緣盡由請託蓋傾
邪之輩因左右之容假援中闕以瀆 聖化洎 陛

下親覽庶政首革茲敬僥榮濫賞人不能以倖求頃
年以來此路寢啓妨公害政無甚於此臣欲乞今後
應中外之人陰有交結或冒陳勞効以圖榮寵或比
緣罪犯苟希橫貸伏望 聖慈特降 指揮止絕如
更妄有陳乞並令中書樞密院三司開封府等處詳
先降 指揮依公執奏毋得阿徇上累 聖明

論明堂覃恩

臣伏覩 明堂赦書應文武百官內臣並與遷轉臣
先以風聞曾具論列其乞召對不蒙開可退用憂迫
弗皇啓反竊以爵祿者天下之公器而邦國之

也惟士之有功與德所宜處之非此二者不可濫與
夫人君者固宜慎之惜之苟輕用之則壞公器而失
大柄一綱或紊百目皆隳雖善為治者亦未如之何
況今吏員益衆財用益殫為國計者自當澄汰冗雜
以寬調度豈可不辨能否普加官爵是於承平之世
行此姑息之事但恐賦租之廣不足給其用秩廩之
多不足充其欲紀律一弛天下蕩然有不可揀之弊
矣臣又伏讀近降 詔旨今後應內降特與恩澤及
免減罪犯並仰中書樞密院并所承受官司具前後
詔勅執奏不得施行有以見 陛下厲精革弊求治

之切至也惟此軍恩頗蠹政之甚伏望 陛下上稟
祖宗之訓下為社稷之計所有今來遷轉恩澤乞賜
特行 裁處免千古之下以累 聖德之萬一臣過
叨寵擢位踈責重區區之懇不能自已惟 陛下留
神省察天下幸甚

請令江淮發運使滿任

臣聞東南上游財賦攸出廼 國家仰足之源而調
度之所出也主是任者可不慎選哉臣觀唐室如韓
滉杜佑王播輩並以將相大臣出鎮淮南浙西專總
是職或十年或二十年蓋以利權之重得人是藉今

則不然凡蒞其局者但為揚州之資耳且方受署少
已望遷廣納苞苴且交結勢要亦因售進惟恐不及其
財利豐耗饋遺欺隱未嘗校視則建明利害裁制出
豈暇留心哉柰如近年林澹李宗詠楊日華等名
未逾一二月旋即罷去移易之速甚於傳舍不獨送
故迎新寢成大弊抑亦老胥猾吏緣以為奸不可不
察也臣欲乞今後應差江淮制置發運使并判官各
於臣僚中選擇素有清望幹才者並令終滿三周年
或有成績就與進秩所冀弊原漸革邦儲增羨

論元舉三路知縣不得令監當

臣伏觀先降勅節文以河北陝西河東知縣比之諸路民賦邊備歲計不少尤須得人委臣僚選擇廉勤幹事之人於前任職官令錄內同罪保舉充京官知縣者自降勅文之後臣僚或有保舉之人並降告勅於本任改京朝官仍於本處待闕候逐路有知縣員闕即便就差蓋朝廷以邊鄙未寧財用不足安民集事尤在得人所以委羣僚精擇良吏不循常格就轉優秩用綏疲俗以濟調度之深旨也其所舉之人祇合並充三路知縣訪聞數內著作佐郎魏及甫見監河中府白家鹽場大理寺丞唐叔夏見監并

州軍貴庫大理寺丞何澄見監并州永利監著作佐郎葉仲館見監滄州鹽山稅著作佐郎董之邵見知坊州錄事參軍臣細詳勅意為比逐路稅賦科率稍重諸縣闕人是以不次甄擢其前項官顯是不合差於逐處監當并知錄深屬不使其魏及甫等欲乞依應元勅各與改差本路知縣切恐更有似此不係親民者亦乞勸會一例移改所冀繁劇之邑庶可責成僥倖之人免或避事

論縣令輕授

臣聞古之所重為民父母者縣令耳今之所賤而不

能振起風教者亦縣令耳蓋擢用之際未精其選凡有清流素望或稍挾權勢之人即苟謀佞官耻為縣道但庸人下品甘於其職雖郡隸吏卒皆能訶制苟免罪戾之不暇欲振起風教為民父母其可得乎且今朝廷仕進清選大臣子弟偶緣文墨或希辟命即自下僚擢陞館職不然才出外任例為僉判不隸為縣便作通判知州洵為長吏昧於民情情然其間不知治道之出况四方多務令長尤在得人欲乞今後點職并僉判及京朝官出歷任中不曾任縣令及知縣者不得便為長吏按察之官且令知縣方得入

通判知州如此則宰邑得其人長吏亦不能倖求而至

奏許懷德上殿陳乞

臣伏詳近降條貫應係臣僚上殿不得陳乞恩澤

並令閣門報告如違仰御史臺彈奏者竊見近日臣僚殊不遵稟例以奏公事為名因而僥求者多矣昨兵部郎中馬絳差知越州因上殿敘述乞改官續又羣牧判官呂昌齡自河北印馬回上殿亦乞省府差遣雖各有臺諫官論列然並免勘罰致令乘馬軍副都指揮使許懷德復上殿乞轉觀察留後緣懷德近

授觀察使累任別無顯效而不顧邦憲冒瀆 聖聰
人之寡廉一至於此欲望特賜取勘施行仍乞今後
但是臣僚因奏事陳乞恩理者或有彈奏並乞依
條勘劾重行 朝典庶使僭妄之輩稍知警懼

應修造使臣乞依宣命不得轉官

臣伏見三司修造案見管營房倉庫等之等共四百
餘處計屋四萬餘間並係合該修蓋今米一建 太
祖開先殿雖功用甚大然王者崇奉之意誠不可闕
所有看池樓福聖院等並准傳宣權住竊意一火別
降 指揮詔前興作緣近年土水之功不嘗暫息材

植工匠即日闕之兵士勞役動有咨怨兼逐處並差
內臣監修不以有無准備立須辦集惟務速畢以圖
輟官况 國家倉廩未嘗財賦有限費用無極將何
取濟伏望 聖慈省察俟開先殿畢功日除營房倉
廩等合修葺外應係寺觀園苑不急之處且乞一切
權罷蓋詳景祐二年二月八日 宣命節文應修造
了 臣一員工匠等並不得乞改轉酬獎如顯有
功 等第與支賜如違當行勘斷欲望今後監修
便臣等並依 宣命指揮更不得陳乞改轉如有實
効只與支賜

請命... 罪人

臣伏見... 刑罰... 聖人... 州日... 至聞... 捕甚... 不少... 案委... 官定... 奪果... 有久... 入死... 等... 雖官... 吏悉... 行重... 典而

死者不可復生竊恐天下刑獄似此冤枉者至多雖前後累降詔勅丁寧罕或遵守臣欲此今後諸州凡勘大辟罪不以軍賊百姓五人已上并出遠日限者並委提刑司畫時親往審問決斷所冀刑獄無或冤濫

正刑八篇

乞斷章貴

第一章

臣伏觀宣命以權保州兵馬監押供奉官章貴降兗岳州監稅中外聞之無不驚憤况章貴當兵士構

叛之時不能死節為其戎首同惡相濟致朝廷用
兵攻取累降詔諭方且開門納款今若酬其後效
特貸深刑此而可容孰不可怒夫人臣無將將則罪
死無赦且將有其意尚無可免之理况悖逆之狀如
是之甚平蕪聞帝嘗發妄言激成逆志迨兇徒之
竊發叶奸計以圖全悖理亂常天下共棄及王師之
進討據堅城而請命要求撫納以蓋前愆質諸人祗
所難容捨致之刑辟允為得宜誠欲從輕免其孥戮
只乞於遠惡處安置亦朝廷屈法推恩之寬典也

第二章

臣近者上言以新降充岳州監稅常貴欲乞重行處
置以伸國法至今未奉指揮竊緣保州雲翼兵士
見謀背叛戕賊長吏固守城壁其巡檢使王守一走
馬承受劉宗言不從逼脅相繼遇害而常貴不能死
節仍助兇威主領叛徒凡二十日劫奪財物戮辱良
善一城生聚死者幾半以至登陴拒守屢抗王師及
攻具外合衆心內潰竄伏無路方乃開門請命要君
恬亂無甚於此朝議錄其罪愆使圖後効免死為幸
况冒難致死者曾未甄錄而同惡相濟者又不誅責
臣竊恐無由獎激忠議而垂誠將來也其常貴如未

欲實行嚴斷即乞於遠處編管

請重坐舉邊吏者

臣伏親近降 勅命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蔣堂為
奏舉前保州通判秘書丞石待舉不當罰銅四十斤
放案石待舉殘虐屯兵刻削廩食羣兇相扇固守城
壁殺害民吏幾成大患原其情狀免死猶未塞責而
保任之者止從輕典竊恐不足以誠其監舉也緣河
朔三路軍民財賦事務敏系劇長吏慎佐尤在得人
所以申命近臣同罪保舉蓋 國家慎重選擢如是之
至也而論薦之人不能體認 朝廷求實才備急用

之意但緣其雅素或臣於交私或近於勢要或通於
賄賂勢不得已因而舉之以何暇論材器較治行之
詳悉哉致一旦用之為 國生事不可不深慮也臣
欲乞今後應河北陝西河東知州軍通判兵馬都監
已下依舊令兩制已上臣僚舉曾歷三路差遣諸悉
邊事京朝官文武職等委是精當方得以次選用如
擢用後 如舉狀並乞同坐重行 朝典

論疏决

臣竊見常年四五月內 皇帝親臨决罪人並從
減降已成定例竊聞當四月後三司開封府等處應

有收納各罪人合行追勸公事及寄杖人多是用情
依延起候踈決深成敝倖欲乞 指揮今後纒入三
月應有今後結絕公事嚴緊催促了當仍令當職官
真助親檢舉庶絕奸弊

論內降

臣訪聞軍巡院見勘周景為於慶曆二年五月係內
東門手分發意同胡可觀與雜買務同情盜用羅帛
等入已事發其雜買務監專並該決配內周景為首
合得絞胡可觀為從流配千里外牢城周景避罪
逃定三司尋具中奏乞不是不減降至三年三月內

捉獲奉 聖旨決脊杖十七配黃州牢城為患未決
本州不詳前來指揮却原赦減降決脊杖十七為患
未區分昨駕臨上京遂告囑造軍器及北作坊手分
等指射死之坊及在坊押使官等因先寄杖教遇夜
未決 聖旨已批將該犯開奉 傳宣劄子令免
徒罪只配北作坊工匠總管等因至重減死已便
若 聖旨已批將該犯開奉 傳宣劄子令免
貴 聖旨已批將該犯開奉 傳宣劄子令免
畏懼欲乞 聖慈特降 指揮下三司子細根勘依
元降徒罪更不令充工匠改配遠地州軍牢城收管

所貴頑猾之輩不能幸免

請重斷張可久

臣等伏見僉書武信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吳奎奏勘
前淮南轉運按察使司勳郎中張可久招誘不合在
任日於部下與販私鹽一萬餘斤等情罪案下大理
寺竊慮本寺引用應犯等情見於本寺所
條貫定斷今張可久收買私鹽一萬餘斤在議
罪必應重斷其伴等情見於本寺所
鄙之資濫按察使司勳郎中張可久收買私鹽一萬餘斤在議
帥而巧圖財利冒濫職司臣僚或有以

濫獲罪然未有如可久之甚者此而可怒孰不可
容其張可久乞不原近降疎決待於法外重行遠地
編管以勵將來仍乞今後應臣僚等或犯與販諸般
違禁等物者不以見在或廢用並以元犯斤石罪名
定斷其諸色人等所犯即依舊條施行所貴貪猥之
輩稍知警懼

乞斷向綬

第一章

臣竊聞太常博士傅瑩近滄州制勘廻向綬准前翻
變一行干繫九十餘人依舊收禁竊緣向綬翻變前

後三四次況證驗分明絕無疑慮原情至重坐死猶輕若候具案定罪必致淹延月日干連人等盛夏之際枉被禁繫實可傷憫其向綬欲望只據累次勘到罪狀特行重降俾幽究得伸狡吏知懼

第二章

臣近者上言以向綬恐迫通判太常博士江中立自縊身死累次勘鞫抗拒翻變只乞據前後勘到情款定斷尋於滄州取到案卷送下法寺至今多日切恐有司執中常制引用律文未得允當况向綬本意怒中立欲搃發所為不公事件遂抑勒諸色人等誣罔

陳首中立罪犯今制勘所又已一一辨明假中立所犯有狀自有 朝廷之法向綬何得輒用威勢凌迫一至於是中外無不憤惋若不特行誅竄則今後長吏恣為不法同官僚屬稍有言議即便行撻拾置於非所或迫令自盡或鍛成重罪必無由理雪所繫事體甚大欲望 聖慈特於法外重賜裁斷以戒將來請法外斷魏兼

臣訪聞勘到前淮南轉運使工部郎中魏兼以先在任日於部內置買物業并剽量過職田斛斗等罪犯奏案已下法寺詳斷魏兼等職周行荐叨煩使專總

察之任在表率之地固當正身蒞下竭節奉公而乃
不顧朝章自為非法竊慮踈決在近乞不從原減
之例臣伏見先朝以崔端知華州日於部下創置
物產事發被劾先帝置之散秩擯棄終身其魏蕪伏
望聖慈特出宸斷法外重行以警貪猥
請贖之該恩未得叙用

臣竊聞太宗朝臣僚或犯贓罪並配少府監隸役
及該赦宥謂近臣曰此既犯贓汚只可放令遂便
不可復以官爵其責貪殘慎名器也如此且兩漢以
贓私致罪者尚禁錮子孫矧自化之乎今明堂大

赦應亦貶降臣僚例該歸用若張可久先士進南轉
運使日以自贓私鹽刺收職已黜削累經叙用已任
蔡州節度副使見監陳州糧料今來不可更復正官
欲望止與散官量移差遣其餘應以贓濫致罪者乞
不一例錄用所貴贓吏稍知警懼

蕭包公奏議集卷第五

明禁 六篇

請差京東安撫

臣聞京東河北兩界州軍見今賊盜充斥并畿內東
明裏邑等縣亦有劫賊並未捕獲雖已選差武臣切
恐結集轉多為患不細廉訪聞東路州軍以近年科
率差役頗併民力困重不逞之輩因而煽聚所在竊
發况曾究沂淮陽等州軍山以遠素號出劇賊之
所不可不令即時誅滅也頃聞京東西軍賊等作過
差侍御史仲簡監察御史朱真監督捕捉今欲乞選

差臺官一員乘傳往逐處體量民間疾苦假以便宜
俾之撫綏兼督責州縣所貴官吏效命不敢顧避速
得勦除其逐處長吏兵官等稍畏懦者亦乞精擇有
方畧強幹臣僚對替庶免敗事

請速除京東盜賊

臣竊見江淮兩浙京東河北累年以來旱澇相繼物
價湧貴民食艱阻兩浙一路災疫尤甚雖朝廷寬
免租賦優加賑恤而迄今未得時雨京東濟鄆
河北德博淮南宿亳等州盜賊充斥所在竊發州縣
不時擒捕頗甚兇猛蓋長吏與巡檢縣尉罕得其人

上下蒙蔽不以實聞必恐稔成大患為朝廷深憂
不可不速行處置也頃歲湖東鄆郡淮南王倫京西
張汝澤皆起自倉卒結為巨盜劫害居民鄰邑悉不
能制禦幸而山賊無謂邪小蜂蕙有毒且四方藩郡
兵伍絕少者不逾數百輩皆廝役靡卒又驕情難
用寬之則逾慢急之則生禍心不更訓練目不識行
陣驅之則無寇必先事而後戰為合嘯聚莫能久長而
生靈塗炭矣則國事將何道而猝安之況今國
用窮急民心危懼凡盜賊若不即時誅滅萬一無賴
之輩相應而起胡可止焉伏望陛下督責有司精

擇逐路按察之官及諸州長吏有不任職者即令黜
罷其巡檢縣尉等並委安撫轉運提點刑獄司專切
舉察如庸懦不才者速具體量充替應有盜賊不以
多少遠近並須捕捉淨盡免成後害或少涉弛慢並
乞重行 朝典

請斷銷金等事

臣竊見中外臣僚士庶之家衣服首飾之類多用銷
金工匠於闌闔之中任意製造不長律臣伏詳編
勅節文除大禮法物外上儀亦不許用但係衣
服裝着之類土木玩用之物並不得以金為飾如飾

並科遺制之罪其元業匠人輒更造作犯者當行處
斬此蓋

真宗皇帝躬行儉德以化天下故自中禁以及庶邦
凡衣服玩用以金為飾者一切禁斷工匠置於極典
致數十年間中外絕無犯者而自近年以來時俗相
尚銷金之作寢以公行近日尤甚其戚里及臣僚士
庶之家衣服首飾並用銷金及生色內間金之類並
無避懼蓋是匠人等故違 條制厚取工錢上下相
蒙無敢言者若不速行禁止切慮糜壞金寶扇長澆
風競事浮華大損 聖化欲乞嚴賜 指揮申明舊

制上以遵 先帝崇儉之意下以絕臣庶好奢之漸
請開封府司錄左右軍巡官屬不得請謁并

追賊事

臣昨於八月十七日上 殿進 呈劄子內一道以
開封府司錄左右軍巡院刑禁最繁其官屬等但務
請謁本局之事罕所究心欲乞今後應司錄司本職
官員及左右軍巡判官如勘大辟罪人非公事不得
出入請謁所貴閱實獄情不至冤濫并一道起請凡
諸處勘鞠盜賊公事合追取典賣寄留贓物並須子
細報問確實月日件號錢數具牒所屬州縣仍先檢

索簿曆照證委無差異即取索典解及收買受寄人
等的實因依文狀入案方得追取逐件贓物牒送仍
於回牒內一一附錄簿曆上月日件號及逐入分析
因依文狀以憑照會行遣免致抑勒人戶陪備贓物
枉陷平人兼申明先降 條貫至今多日未見 指
揮伏望 聖慈特令檢會所進劄子施行
請絕三番取索

臣昨奉 勅差送伴契丹人使伏覩三番諸司人依
例於接伴使副進發前四五日離京凡經過驛頓並
先次取索羊麵鷄鴨魚兔之屬廣設酒肴以待兩番

使臣所費物料不少並專副官備供應及至雄州動
經旬日本州日供三畜下一行使臣等并散直殿侍
長行使臣及手分親事官酒食約七十餘分十日之
內紐計甚多其餘守察之物仍不在數况常平兩次
國信使自有久來體例過界月日亦須候接伴使副
到雄州方有過界之期兼接伴使副到本處尚住三
兩日亦足可祇應臣欲乞特降 旨揮下 國信所
今後三畜使臣等只得於接伴使副前發一日出行
其送伴員先兩日分頓仍只得於常頓排辦祇應如
合依無過驛驛所不得妄有取索互以酒食處相管
撓官司

請罷天下公用回易等

臣竊見天下州軍公用錢自降 指揮許令回易之
後諸路尤被其苦而河北之害尤甚前後累有臣僚
論列乞罷回易雖近降 條約罕或遵行緣逐路不
以遠近廣令興販並將物貨抑配人戶不惟誅剝細
民兼又阻絕商旅以致賣販鹽酒違禁之物無所不
為本路鹽酒稅課利遞年以此大段虧少蓋侵奪使

然是致用度不足未免重煩 朝廷况逐州合破官
錢不少若只用管設軍員犒勞賓客自亦有餘但好
進之輩圖規厚利交結權幸以為身計爾臣欲乞應
係有公用錢處依先降 指揮更不得回易其沿邊
及人使路分印與量添錢數則公私之利無便於此
其互以公用酒食及匹帛之類往來相饋遺者並望
嚴賜止絕如敢故犯乞坐違制之罪

去妖妄

論妖人冷

八等事二章

第一章

臣奉 勅差與趙際等錄問冷清公事臣尋往軍機
院將公案看詳據冷清欵招伏前後狂言非一原其
情狀法所無赦致之極典回在不疑兼詳放停軍人
高繼安欵先因罪犯配鼎州尋却入京託病放免而
妄談幻術交結權貴所至之處多以禱祠為名扇惑
州縣頃年於潭州即將帶冷清隨行沿路累造妖言
知而故縱不以告官及冷清事發則教令詐作心風
果得免罪尋又教以狂悖之語所不忍聞且都城之
內豈可令此輩輕慢憲法惑亂大眾若不速行顯戮
以戒未來則啓奸邪之心為 國生事防微杜漸不

可忽也乞令盡法施行

第二章

臣近以開封府勘到冷清高繼安等乞早行顯戮免
惑中外况狂偽之狀灼然明白決無可疑天地所不
容人神所共棄豈宜引用常法遷延不斷此而可恐
孰不可恕蕪風靈暴作日色無光上下蒙蔽之象故
天示此變所以警悟人君如是之至也伏願 陛下
察變異之來顧 宗社之重特出 宸斷速令誅夷
免奸邪之類別起釁端寢成大患

請安置鹿皮道者

臣聞善為國者必務去民之蠹則俗阜而財豐若膏
原不除治道從何而興哉竊見興國寺僧鹿皮道者
紹宗自殘支體捨懷奸詐扇誘鄙俗聚集兇黨創修
寺宇鎔鑄佛像糜費貨寶不知紀極方 國家多事
財用窘急豈容此輩恣行撻刻且佛者覺也在乎方
寸假有萬像之廣不出五蘊之中但平等慈悲即成
正道有為功果非所崇尚昔唐朝欲造大像狄仁傑
上疏論列即時罷後伏望 皇帝陛下俯矜庶品博
採羣議凡所興造速賜禁止其僧紹宗亦乞於外處
安置庶免惑衆

孝肅包公奏議集卷第五